猫武士 WARRIORS

美绘本

诡秘行踪

[英] 艾琳·亨特 / 著
杨冰 / 译

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雷族



族长

日星

副族长

褐斑



巫医

鹅羽





武士

暴尾　画眉毛
知更翅　斑尾
蝰蛇牙　团毛
麻雀毛　玫瑰尾
蓝毛　蓟掌





学徒

羽须　狮爪
金爪





猫武士 WARRIORS

美绘本

诡秘行踪

[英] 艾琳·亨特 / 著
杨冰 / 译
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猫武士．诡秘行踪：美绘本 /（英）艾琳·亨特著；杨冰译．-- 北京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24.4
ISBN 978-7-5148-8679-5

Ⅰ．①猫… Ⅱ．①艾… ②杨… Ⅲ．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Ⅳ．①I561.84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24）第 048361 号

GUIMI XINGZONG
（猫武士）

出版发行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

执行出版人：马兴民

策　划：何强伟	装帧设计：舒穆禄
责任编辑：郭亚丽	责任校对：刘　颖
插　图：刘　野	责任印务：厉　静
社　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	邮政编码：100022
编 辑 部：010-57526309	总 编 室：010-57526070
发 行 部：010-57526608	官方网址：www.ccppg.cn
印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	
开本：787mm × 1092mm　1/16	印张：4.5
版次：2024 年 4 月第 1 版	印次：202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：72 千字	
ISBN 978-7-5148-8679-5	定价：15.00 元

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57526069　电子邮箱：cbzlts@ccppg.com.cn

目 录

武士不可以有自大之心。

过度自信将是危险的，无论对族猫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如此。

Pride had no place in a warrior's heart.

Overconfidence could be dangerous to his Clanmates as well as himself.

——蓝毛的思考





第一章 征兆再现

天还没亮，蓝毛便被一阵刺痛感搅醒，肚子仿佛被老鹰的爪子紧紧抓住了一般。她蹒跚着朝排便处走去，由于肚子太痛，她都没注意到从育婴室内飘出来的微弱的猫叫声。不过等蓝毛返回时，她听到了猫后抚慰哭闹幼崽的温柔呢喃声。从声音来判断，羽须和捷风依然陪伴在豹足身边。

一个身影在空地边缘挪动，玫瑰爪蹑足钻出学徒巢穴。

“嘿!”蓝毛低声喊道。

玫瑰爪立即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一双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。她的毛发竖立着，看上去和蓝毛一样难受。“我去排便处。”她声音低沉地说。

“闹肚子了?”蓝毛问。

玫瑰爪点点头:“甜爪也一样。”

蓝毛突然想到，一定是昨晚她们一起吃的那只老鼠坏的事。她钻回自己的窝，俯下身来。阵阵睡意袭来，痛苦却萦绕于心。

“把腿拿开!”雪毛将她推开，“你踢了我一整个晚上啦!”

“对不起哦。”蓝毛呻吟着，“我肚子疼。”

雪毛坐起身，眨了眨惺忪的睡眼:“需要我去找鹅羽吗?”

蓝毛摇摇头。肚子阵阵绞痛，她觉得连说话都喘得厉害。“照顾幼崽就够他忙的了。”

雪毛打了个哈欠，重新在窝里趴下:“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就告诉我。”

蓝毛睁着眼在黑暗中又发了一阵呆，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。可最终去排便处的冲动再度袭来。她钻出巢穴，穿过空地。黎明在地平线上留下一片乳白色的薄雾，夜色开始慢慢散去。空气清澈而寒冷，这清爽的感觉让蓝毛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她在育婴室旁停下脚步，竖起耳朵。一声微弱的猫叫，接着是另一声。

感谢星族！至少这两只幼崽度过了黑夜。

从排便处的通道返回时，蓝毛已是筋疲力尽，气喘吁吁。那是狮爪从金雀花屏障钻出营地了吗？对于一名学徒来说，这个时候独自走进森林还太早了。她跟在学徒身后，来到屏障边停了下来。带刺的枝条下有松星留下的新鲜气味，一定是他带狮爪出去了。

蓝毛扭头朝自己的巢穴走去。松星今天带狮爪外出显得有些奇怪，难道他不想留在营地，看看自己的孩子吗？也许有紧急任务吧。她在空地中停下来，尽管感到反胃，有些事她还是想弄明白。如果说任务紧急，那松星为什么不带一名经验丰富的武士同行，而是带着狮爪呢？她摇了摇脑袋，想弄清楚，可这只让她更加头晕。她摇摇晃晃地钻回自己的窝里，很快就被席卷全身的困意击垮了。

睡梦中，蓝毛恍恍惚惚地意识到周围的武士们已经起来。她半抬起头，尽管肚子还很痛，但已经不再痉挛（jìng luán）。

“继续睡吧。”雪毛凑到她耳边轻声说道，“我会向日落解释，说你病了。”

蓝毛把口鼻枕在脚掌上，她太累了，没有力气反驳。这时，她猛地想到了什么：“豹足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想她没事。”雪毛低声说。

蓝毛闭上了眼睛。

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巢穴里已经很热了。绿叶季的阳光照射着深色的叶子，让窝里像着了火一样。蓝毛喘息着爬起来，到外边呼吸拂过空地的凉爽空气。太阳高悬在天空，四周空荡荡的，只有野草须在新鲜猎物堆前挑选食物，罂粟曙则在学徒巢穴旁踱步。蓝毛难受得如同咽下了荆棘，不过现在她的脑子已经清醒多了。

她朝育婴室望去，很想知道豹足和她的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。这时，羽须从那里钻了出来。他的毛乱蓬蓬的，目光也有些呆滞。

蓝毛赶紧走过空地。“他们怎么样了？”她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羽须吃惊地看了看她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只是闹肚子。”

他叹了口气。“甜爪和玫瑰爪也是。”他停下脚步，跟罂粟曙打了个招呼，“需要我去看看她们吗？”

罂粟曙充满歉意地盯着自己的脚掌："我知道你一直在忙，可我真的很担心。甜爪几乎站不起来了。"

羽须点点头，立刻钻进学徒巢穴。

"幼崽们怎么样了？"蓝毛在他身后喊道。

"还活着。"他语气平静地回答，"至少现在还活着。"

蓝毛望着罂粟曙："听起来他不抱太大希望。"






罂粟曙正焦急地盯着巫医学徒的背影。显然，比起豹足的孩子来说，她更担心自己的孩子。

“我也肚子痛。”蓝毛告诉她，“但现在已经好多了。”

罂粟曙把脑袋偏向一边：“你也肚子痛？”

“我们吃了同一只老鼠。”蓝毛解释道，“一定是因为它已经腐烂了。”

罂粟曙摇摇头：“玫瑰爪本来就体弱多病，可甜爪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
“她会康复的。”蓝毛对她说道。

“我从来没见过她病得这么厉害。”

香薇屏障一阵晃动，羽须从巢穴里钻了出来。“在她们恶心呕吐时，使用药草是毫无意义的。要保证她们喝下足够的水，去找一些苔藓，浸满你能找到的最新鲜的水。”

罂粟曙点点头，朝金雀花通道走去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羽须问蓝毛。

蓝毛耸耸肩：“只是肚子痛，感到疲乏。”

“去找鹅羽要些药草缓解腹痛。”羽须瞟了育婴室一眼，眼神中充满了忧虑。

“幼崽们有名字了吗？”蓝毛问道。

“母猫分别叫小雾和小夜，公猫叫小虎。”

“小虎？”豹足选择了一个听起来很凶悍的名字。

“他是三只幼崽中最虚弱的。”羽须阴沉地说，“我想，豹足希望他从一开始就像一名武士。”他的目光暗淡下来，“他也必须那样。”

“豹足还好吧？”

“她流了很多血，但没有发现感染的迹象。”羽须回答，“只要好好休息，她会恢复的。”他忽然显得充满倦意。

“你完全没有睡觉吗？”蓝毛问。

他摇了摇头。

“那现在怎么不去休息一下呢？”蓝毛提议道，“营地里很安静，罂粟曙会照顾甜爪和玫瑰爪的。”

羽须点点头。“去找鹅羽要点儿药草吧。”他提醒她，“那样的话，需要




我操心的猫就可以少一只了。”说着，他走进高岩下的阴凉处，蜷伏下来。

蓝毛沿着香薇通道前行。为什么鹅羽不多出些力呢？为什么雷族的巫医像是最懒惰、最愚蠢的猫呢？蓝毛来到通道尽头，停下脚步。巫医巢穴的空地上清冷、翠绿而空荡。

“鹅羽！”蓝毛估计他还在自己的巢穴里睡觉。

岩缝中露出两只很圆的眼睛，射出野性的目光。在那一刻，蓝毛甚至以为闯入了一只狐狸。

“是鹅羽吗？”她试着问道，声音都在发颤。

巫医走了出来，身上的毛都是竖着的，眼睛依然瞪得很大，但在日光下不再显得那么异样。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羽须让我来取一些治疗肚子痛的药草。昨晚我和甜爪、玫瑰爪一起吃了一只坏掉的老鼠。”

“你们都闹肚子了？”他眼珠一转。

蓝毛点点头。

“邪恶的征兆无处不在。”

蓝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巫医说的话。他嘟嘟囔囔地转身回到自己的巢穴，再出来时依然絮絮叨叨。他将一小堆叶片推到蓝毛跟前。

“只是一只坏掉的老鼠罢了。”蓝毛不明白他为何如此不安。

巫医凑到她跟前，鼻息都喷到了她的脸上。“只是一只坏掉的老鼠？”他重复着她的话，“它是另一个警告，这才是真相！我早该料到它会到来，我早该注意到的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蓝毛朝后退去，“其他老鼠的味道并没有变坏。”她注意到，鹅羽的毛并不是因为刚睡过觉而支棱着，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整理。他的毛就那样附在身上，样子就像他在秃叶季里，整整一个月没有好好吃过东西。蓝毛又朝后退了一步。“那只是一只坏掉的老鼠。”她又说了一遍。

巫医难以理解地看了她一眼。“你们这些猫怎么能忽略这些征兆呢？”他啐道。

他是什么意思？

“你是火焰，只有水能摧毁你！这个预言就像鹰一般盘旋在你的头顶。

你不能忽略征兆。”

“但，但……我只是一名武士。”难道她应该具有巫医那样的洞察力吗？这不公平。他应该告诉她答案，而不是因为一个她无法理解的宿命而嘲弄她。

蓝毛等了很久，希望鹅羽能跟她说说那个预言，可他现在说的一切比原来的更难理解。

“只是一名武士?!”他的胡须颤抖起来，“太多太多的征兆：三只猫中毒，其中两只几乎看到了星族的影子；豹足几乎丧命；她的三个孩子犹如狐狸巢穴里的兔子，命悬一线。”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蓝毛，似乎忘了她还在场。显然，他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。“族长的配偶为什么要遭遇如此困难的生产？幼崽们可能活不过另一个夜晚。那只公猫太虚弱了，都叫不出声来，更别说被养大了。我应该帮助他们，可是在征兆如此明显的时候，我又怎能那样做呢?”

星族啊，他都在说些什么？蓝毛已经忘记拿药草，她退出了巢穴。

几乎看到了星族的影子。想到巫医的话，她立即冲进了学徒巢穴。甜爪和玫瑰爪真的病得那么厉害吗?



蓝毛钻过凉爽的绿色香薇屏障，看到了蜷缩在各自窝里，浑身潮湿的两姐妹。

玫瑰爪抬起头来："你好，蓝毛。"

甜爪并没有动。

蓝毛走近玫瑰爪的窝，舔了舔她的头："你怎么样了？"

"我已经好些了。"她沙哑地回答说。

"罂粟曙给你们带水来了吗？"

玫瑰爪摇摇头："羽须说你也病了。"

蓝毛点点头。"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你也会好的。"她望了望甜爪，这只白色小母猫开始翻身、呻吟，但依然闭着眼睛。"你们俩都会好的。"她说道，并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成真。

香薇屏障晃动起来，罂粟曙进来了。她嘴里叼着苔藓，在玫瑰爪和甜爪旁边分别放下一团。玫瑰爪感激地舔起水来，而甜爪却没有任何反应。

罂粟曙用力舔了舔甜爪。"来吧，甜爪。"她鼓励道，"快醒过来，喝些水润润舌头。"

甜爪挣扎着睁开眼睛。她嗅了嗅苔藓，无力地舔起来。接着，她开始作呕，甚至无法把水咽下去。

"我马上去叫羽须。"蓝毛说。

罂粟曙摇摇头。"他正在睡觉。"

甜爪再次闭上了眼睛。罂粟曙用尾巴从小猫身上拂过。"我会照看她们俩的。"随后，她看了看蓝毛，建议道，"你应该呼吸些新鲜空气，去溪谷外边吧。"

生病学徒们巢穴里的气味让蓝毛不安宁的肚子又搅和起来。"好吧。"她钻过香薇屏障。清新的空气拂面而来，她舒服多了。森林里的空气一定更新鲜。蓝毛朝正在高岩下影子里睡觉的羽须瞥了一眼，然后向营地外走去。

爬上溪谷让她感到燥热，喘不过气来。真要感谢森林里凉爽的微风，她在树林里徘徊起来，可以远离营地的病痛与忧虑，她的心情好多了。鸟儿们在相互呼唤，它们的歌声在林子里回荡。昆虫在丰茂的灌木丛中嗡嗡作响。蓝毛沿着熟悉的路径前行，树叶刷过她的身子，脚下的落叶十分柔软，她心

中压抑的那些思绪开始消散。

星族会保护他们的！

一只蝴蝶在前方不远处飞舞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忽然，香薇丛一阵晃动，一个庞大的金色身影从绿色的茎叶间猛扑出来。

“抓到你啦！”狮爪扑向蝴蝶，前掌不停地挥舞着。可那小昆虫迅速地飞到更高的地方，脱离了他所能触及的范围。

“老鼠屎。”狮爪站定下来，眼睁睁地看着蝴蝶消失在树枝间。他的眼里喷着怒火，爪子激动地在草地上撕扯。“我一定会抓到下一只的！”狮爪低声对自己说。这时，他发现了蓝毛。“嗨！”他高兴地打着招呼。



松星在哪儿？蓝毛探寻着空气，雷族族长似乎不在附近。她眯起眼睛，族长和狮爪是一起离开营地的。

"你在做什么?"是松星派他来狩猎的吗?难道捷风不会好奇自己的学徒在哪里吗?

狮爪盯着她，眨了眨眼。"我在做什么?"他的语气中有些尴尬，似乎一下子起了戒心，"真的没做什么，就是没抓到那只蝴蝶。"

"松星在哪里?"她问。

狮爪惊讶地张大了嘴，但随即又若无其事地问道:"松星?"

"你知道的，松星。"蓝毛想通过玩笑来消除尴尬的气氛，"就是那只红棕色公猫，我们的族长。你今早跟他一起离开营地的。"

"是吗?"狮爪挪动着脚步，"我是说，你看到我们离开了吗?"

蓝毛可不希望让狮爪觉得自己在监视他们:"我去方便的时候闻到了你们的气味。我只是奇怪，你们在黎明巡逻前就离开了。"

狮爪环顾着森林，就是不看向蓝毛:"是啊，松星希望早一点儿开始训练。"

"哦。"蓝毛并不相信。训练你抓蝴蝶?但她没让自己提出这个问题，"训练得如何啊?"

"很好!"狮爪不安地转着圈，"好得很，非常好，松星真伟大。他非常厉害。"

蓝毛将脑袋一偏:"那他现在在哪儿?"

"他在回去的路上。我……他……他说我不能告诉任何猫他做的事情。"狮爪闭上嘴，惊慌地瞪大眼睛，"我是说，不能告诉任何猫我们在哪里。"他盯着脚下，"对不起，这是秘密。"说完，他立即从蓝毛身边跑开了。就在他们擦肩而过时，蓝毛感到他的毛竖了起来，她看着他跑进了树林。

她的舌头探查到了一种气味，一种熟悉的气味。她想了想，是什么气味呢?

猫薄荷!狮爪的毛发闻起来有猫薄荷的气味。

他们去了两脚兽地盘吗?这就是他说的秘密吗?她的脚掌一阵刺痛。他们见到杰克了?松星不是禁止学徒们和宠物猫接触吗?她朝着狮爪的方向奔过去，她必须了解更多。

松星那些绝望的话语在她的脑海里回响:四大族群永远都是彼此的仇

敌。会不会是雷族族长对族群生活太过失望，宁愿和宠物猫们待在一起呢？他怎能这样违背武士守则呢？

狮爪已经下到溪谷的一半，蓝毛跟着他顺着岩石向下跑。

“嘿！”暴尾的吼声从下边传来，“别再把石头弄下来了！”

蓝毛一个急停，意识到自己脚下的碎石全被踩下了斜坡，赶忙说：“对不起！”她一直等到暴尾带着巡逻队登上小径，从自己身边经过。

“下次要小心些。”暴尾责备道。蓝毛耷拉着脑袋，看着白眼、知更翅和画眉毛跟在暴尾身后鱼贯而上。

“别担心。”画眉毛小声说道，“我们都犯过这种错误。”

他们刚一离开，蓝毛就爬下溪谷，但这下她更加小心了。她走进空地，看到狮爪正在享用猎物。至少他身边没有其他猫。她要直截了当地问他：松星让他和宠物猫交谈了吗？

金雀花通道晃动起来，松星走进了营地。

狐狸屎！

雷族族长看起来很镇定，他的皮毛光滑且带有强烈的蕨类植物的气味。他在新鲜的香薇中打过滚！

他为什么要这样？

答案显而易见。

他是为了摆脱猫薄荷和两脚兽的气味！

不！她太疑神疑鬼了，一定是由于生病脑子不太清醒。可当松星从她面前走过时，强烈的植物气味在她的舌头四周弥漫，蓝毛气得浑身发抖。

他怎么能这样？看在星族的分上，他可是族长呀！

松星径直朝育婴室走去。

羽须正好从里边钻出来，和他不期而遇。“豹足正在睡觉。”他告诉雷族族长，“幼崽们也在睡，他们终于咽下了一些奶。”

松星动了动尾尖：“我可以去看看他们吗？”

羽须站到一旁。“小公猫是最虚弱的。”他提醒挤进黑莓丛的松星。

罂粟曙走到捷风身边。“也是时候了。”她甚至没有刻意压低嗓门，“要是幼崽晚上死了的话，他们连父亲的面都没见着，便去了星族。”

捷风摇摇头："可怜的豹足，她不停地呼唤他。如果真发生那么不幸的事，她会怎么想啊?"

蓝毛一直盯着自己的脚掌，看来自己并不是雷族里唯一质疑松星忠诚的猫。但她觉得，自己可能是唯一知道松星偏离武士守则有多远的猫。





第二章　主动进攻

日落正在高岩下梳洗，蓝毛来到他跟前。“我去执行午间巡逻任务。”她提出建议。她很高兴能在日落召集族猫布置一天的任务前找到他。

雷族副族长眨眨眼：“最近你自愿参加了很多巡逻，难道是因为你忘记怎样狩猎了吗？”

蓝毛顿了顿。她希望日落没有注意到，自己在尽可能参加任何一次边界巡逻，她想在两脚兽地盘查探松星的气息。她密切关注着雷族族长，想弄清楚他每次离开营地都去了哪里，但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跟踪他。迄今为止，她还没有在两脚兽的边界上发现他的气味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想象力过于丰富了。

“我只是喜欢巡逻而已。”她的回答缺乏说服力，“但如果你希望的话，我也可以去狩猎。”

“要是你带领一支狩猎巡逻队的话，没准儿会发现那更有趣。”日落提议道。

蓝毛一听，激动得耳朵都竖立起来：“好啊，拜托啦！”

“好吧。”日落摆摆尾巴。

族猫开始集合，蓝毛心里很是不安，她以前从未带领过狩猎巡逻队。她知道该做什么吗？她是否必须决定去哪里狩猎，抓什么猎物，抓多少呢？

“又是一个好天气呀。”蝰蛇牙一边朝雷族副族长走来，一边观察着天空。蓟爪紧跟在他身后，他渴望得到任何能让他早一天成为武士的任务。其他武士和学徒也随后走了过来。知更翅舔舔嘴唇，咽下最后一口食物，斑尾则一直舔着自己的胸口，显然还没有完成早晨的自我梳理。

甜爪没有和小耳在一起。她已经连续三天躺在自己的窝里没出来了，她太虚弱，路都没法走，也不能进食。罂粟曙就睡在学徒巢穴外边，她非常担心，不愿离开自己生病的孩子。小耳则忙于帮助褐斑对玫瑰爪进行训练，红

尾的学徒这些天来已经通过了两项评估，狮爪嫉妒得眼睛发红。

“她会在我之前成为武士的！”狮爪抱怨道。

“她本来就是在你之前开始训练的。”蓝毛指出。

她已下定决心，不再向这名金毛学徒提出任何关于松星的问题。虽然她心里很想问，但她也知道，如果自己的怀疑是错的，狮爪便会好奇她为何要传播族长的谣言。但如果那一切都是真的，这只年轻的猫便正在备受折磨，既要保持对族长的忠诚，又要保持与同巢伙伴之间的友谊，不知是否该说出真相。对他而言，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。

“雪毛！”

日落的声音打断了蓝毛的思绪。

“你和画眉毛、褐斑、麻雀毛、风飞一起去河族边界巡逻。”最近，日落总是派出最强的巡逻队去太阳石巡查。谁也不知道河族猫会多么得寸进尺。

“斑尾和金爪，你们和纹尾一起查看影族边界。”日落看了看待在学徒巢穴旁目光空洞的罂粟曙。他是不是觉得让她参加巡逻，比让她烦躁不安地守着孩子更好呢？他的目光迅速闪回到集结起来的族猫们身上。

“蝰蛇牙、蓟爪、小耳、知更翅，”被点名的猫都直起身来，“你们去狩猎。”

蓟爪翘着尾巴在老师身旁绕圈。

“狩猎巡逻队由蓝毛来率领。”日落补充道。

“什么？”蓟爪盯着蓝毛。

“就是你听到的那样。”日落朝罂粟曙身边走去，留下蓝毛面对不悦学徒那难以置信的目光。

蓟爪的脑袋偏向一边：“那我们去哪里狩猎？”

“蛇岩。”蓝毛脱口而出第一个跃入自己脑海的地名。

蝰蛇牙冷冷地看着她。“那里有危险。”他说，“但或许值得一试，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猫去那里狩猎了。”

“因为那里有毒蛇和狐狸出没。”蓟爪冷笑道。

蓝毛的尾巴扫过地面。“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”她瞪着他。她才不会受这名学徒威胁呢，哪怕此时他的个头已经比自己更大。她是武士，理应得到他

的尊重。她看看知更翅和小耳，说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小耳点点头。知更翅划拉着地面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。

“好吧。”蓝毛带头走向金雀花通道，暗暗祈祷自己的队伍跟了上来。她钻出营地，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这才舒了一口气。她带着族猫们爬上溪谷，朝森林中走去。

“我们为什么要绕远路呢？”就在她沿着一条自己确信通往蛇岩的水沟前行时，蓟爪叫喊起来。

蓝毛犹豫了，忽然怀疑起自己的方向感来。

“这条路没那么陡。”知更翅说，“脚下也更柔软。”

“噢，对。”蓟爪嘟囔着。

蓝毛继续向前。

“我们为什么不走这条捷径？”蓟爪说着冲到她前边，跳上伐倒的木堆，将尾巴指向一片浓密的黑莓丛。

“走那里的话，我们的毛会被刮掉的。”蓝毛呵斥道。难道他非要在这一路上处处否定她吗？

“你只管跟在后边走，蓟爪。”蝰蛇牙命令道，“还是把力气留到狩猎的时候再用吧。”

蓟爪闷闷不乐地退到狩猎巡逻队的后边。



前方的一根树枝发出沙沙声，有什么东西在那里。蓝毛停下脚步，匍匐下来，同时示意队员效仿她。她心想，在路上捕获一两只鸟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她慢慢地匍匐前进，盯着抖动的叶片。原来是一只小画眉。

“我们不是要在蛇岩狩猎吗?”蓟爪大声说道。

这时，画眉一下子飞上更高的枝条，发出警告的鸣叫声。

他是故意的!

“蓟爪!”小耳训斥道，“这下所有猎物都知道我们在这里了。”

蝰蛇牙已经转身面对他的学徒。“我们是在为族群狩猎!”他嘶吼着。

看到蝰蛇牙露出牙齿，蓟爪抱歉地匍匐下来，但还是狡猾地朝蓝毛投去一丝胜利者的表情。

“走吧。”蓝毛吼道，“我们去蛇岩。”

等到他们抵达那片露出地面的岩石时，蓝毛已经想好怎样惩罚蓟爪了。她嗅着空气，查看是否有狐狸的气味。她回想起上次在这里追赶她和雪毛的那只狐狸。

没有新鲜气味。

她走进岩石脚下的空地中。“你在这里负责警戒。”想到狐狸可能会回来，她命令蓟爪，“如果闻到危险的气息，就告诉我们。我们在那边寻找猎物。”她朝他们身后隆起的圆石壁点点头。蓝毛看了巡逻队其他成员一眼，继续补充说：“别忘了，岩缝里可能藏着毒蛇。”

小耳和知更翅点点头。蝰蛇牙望着她，脸上的表情无法解读。蓝毛对给比自己年长的武士下达指示感到不太适应，但日落安排她负责巡逻队，她就决心要很好地完成任务。

“为什么非要我来警戒啊?”蓟爪抱怨道，“这很无聊的。”

蝰蛇牙抽动着尾巴：“因为你的表现证明了狩猎是你今天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”

蓟爪不快地用脚掌拍打着一片树叶，但没有回嘴。

蓝毛忽然感到一丝满足，她跃上岩石，张大嘴在空气里探查猎物的气息。小耳消失在灌木丛中，蝰蛇牙和知更翅分别爬上一块圆石。

“小心!”蓟爪喊道。




蓝毛心里一紧，回头望去："怎么啦?"

"没什么。"他正在观察前掌旁边地上的什么东西，"只是一只甲虫。"

蓝毛皱着眉头，转身继续狩猎。

老鼠！

她嗅了嗅气味，然后看到两块圆石间的夹缝中，闪过一个影子。她匍匐下来，竖起耳朵倾听有没有鳞片滑动的声音，没有蛇存在的迹象。她猛地朝缝隙中探出一只前掌，钩出了老鼠，迅速把它杀死，抛到蓟爪身旁。

"守好它，不要把它吃了。"她对他说。

蓟爪愤怒地瞪了她一眼，可她已经转过身，敏捷地爬上了岩石顶端。

"有蛇！"蓟爪的警告声让蓝毛赶紧转过身，她凑近岩石边缘查看，并用爪子紧紧抓住地面。

蓟爪一脸无辜地望着她。"哎呀！"他说，"是小耳的尾巴从香薇中伸出来了。"

蓝毛气得毛都竖了起来，她转身继续狩猎。这时，她已经能够闻到兔子的气味了。圆石顶上有细小的新鲜粪便颗粒，这让她想起了古老的学徒恶作剧：他们会告诉幼崽，说这些是美味的浆果。她循着气味踪迹，朝蛇岩顶上那道枝叶茂密的堤埂走去。她悄无声息地从石头上爬过去，激动得胡须都僵硬了。

前方的灌木下，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动弹。

蓝毛绷紧身子，摆出狩猎的蹲伏姿势。她悄悄地爬向前，收起肚子，以免腹毛蹭到叶片。兔子的气味让她迫不及待。

"小心！"蓟爪又在叫了。这个鼠脑子的家伙又在玩什么花样？蓝毛没去理会他。没有什么能阻止她抓住这只兔子。

这时，兔子朝灌木深处跳去。

蓝毛跟在后边，在叶片间慢慢前行。兔子就在那里，正在吃灌木中间长出的嫩枝。蓝毛伸出爪子，稳住尾巴，扑了上去。

她正好扑在兔子身上，没等它反应过来，她已经咬下了致命的一口。兔子抽搐两下便死了，蓝毛高兴地将它拖出灌木。沉甸甸的猎物让她十分满意，这足够豹足和长老们好好享用一番了。




“有狗!”蓟爪的叫声忽然刺透了她的耳毛，这次他的呼喊声中渗透着恐惧。蓝毛浑身的毛都竖立起来，她也嗅到了狗的气味，听见不远处的地面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

她叼着兔子，奔向离自己最近的树干，像松鼠一样爬了上去。猎物的重量让她脖子发僵，下边传来牙齿的咬合声。她一扬尾巴，恰好摆脱了围在树下蹦跳的狗的嘴巴。恶狗在咆哮狂吠，兴奋的眼睛里充满杀机。蓝毛向更高处爬去，用脚爪死死抓着树皮，被她抓下的树皮碎屑，刚好落到伸长前掌扑向树干的狗身上。蓝毛的心怦怦直跳，她扫视着森林，辨认出知更翅棕色的身影正蹲伏在附近的另一棵树干上。

“蓟爪!”蝰蛇牙在呼喊。

“在这里。”回答声来自和她差不多高度的位置。蓝毛估计那名学徒也安全地上了树。她要确认小耳是否也没事，但要是不松开兔子，她就没法喊出声。幸好这时，蝰蛇牙喊出了小耳的名字。小耳随即回答：“我很安全!”尽管他的声音里夹杂着喘息，但应该没有受伤。蓝毛终于松了口气。

“蓝毛?”蝰蛇牙开始喊她了。

蓝毛紧咬兔子，无法回答。她怎么才能下去呢？这只狗永远不会放弃面前的猫和兔子，它的舌头一定已经品尝到了鲜血的味道。

这时，一只两脚兽叫了起来。狗僵住了，烦躁地咆哮回应两脚兽的再次呼喊，然后抱怨地落回地面，晃荡着离去了。

蓝毛叼着兔子的嘴巴已经酸疼，但她一直等到两脚兽和狗的动静完全消失之后，才颤颤巍巍、一步一步地缓缓爬下树。等她四肢落地，觉得爪子火烧火燎的，来不及休息，她赶紧返回到蛇岩顶上。

“蓝毛!”

族猫们在下边的空地上一边焦急地呼喊，一边绕圈寻觅。

很快，她跳下岩石，将兔子扔在他们脚边。“对不起。”她喘着粗气说，“我刚才没法回答。”

知更翅两眼发亮：“好大的猎物呀!”

“你难道没听到我的警告吗?”蓟爪生气地问道，“我叫了很久呢，那只狗还离得很远时，我就听到它的动静了。”



“我已经听到了！”蓝毛喝道。她不会承认自己忽略了蓟爪的警告，“可我又能怎样呢？我嘴里叼着兔子呢。”

小耳快步走到一棵白蜡树的树根前，从堆积在一个裂缝上的枯叶堆下挖出一只麻雀。蝰蛇牙跑上蛇岩，在两块圆石之间取回一只刚被杀死的地鼠。

“我抓的老鼠呢？”蓝毛问蓟爪。她的心跳已经平缓下来，腿也不再颤抖。她想重新执掌这支狩猎巡逻队。

“别担心，它很安全。”蓟爪眼里闪着光，反诘（jié）道。然后，他在地上挖掘了几下，刨出了老鼠。

“干得好。”蓝毛肯定地说道，“我想我们的收获已经够丰盛了。”

“要回营地去吗？”知更翅问。

蓝毛点点头，叼起兔子，朝溪谷前进。

她从蓟爪身边经过时，听到他在小声嘟囔：“要是谁都不在意，让我警戒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一听到你的喊声，我就爬上树了。”小耳反驳道。

“别抱怨啦。”蝰蛇牙催促着学徒向前走，“反正我们都逃脱了。”

“而且还保住了我们的猎物。”知更翅补充道。

接近溪谷时，兔子的重量已让蓝毛脖子酸疼不已。她竭尽全力不让兔子落到地上，可他们离溪谷越近，猎物的毛就越频繁地擦过落叶，她真想马上把它放在新鲜猎物堆上。当他们抵达溪谷边缘时，蓟爪抢到最前面，率先冲下斜坡。蓝毛脚步沉重地跟在他后边，兔子在她的嘴边笨拙地摇晃着。

“快听啊！”蓟爪猛地停下脚步。蓝毛差点儿撞上他，脸上沾满了兔毛。

“什么？”她咕噜着。

蓟爪竖起耳朵，毛都竖了起来：“我能听到某种声音。”

蓝毛身后的队员也驻足倾听。

“我也是。”知更翅嘶鸣道。

蝰蛇牙嗅嗅空气，蓝毛转身回望着。“是那只狗！”蝰蛇牙警告道，“它又回来了。”

小耳迅速转身：“它能闻到兔子的气味。”

溪谷顶传来了脚掌重击森林地面的声音。落叶发出哗啦声，小树枝也被

踩得嘎吱作响。狗正快速地向他们冲来。

“它肯定会找到营地的!”蝰蛇牙吼道。

蓝毛的脑海里闪现出狗肆虐巢穴的景象，豹足的孩子们绝对不会幸存。她立刻放下兔子，说道：“我把这只兔子带到溪谷顶上，然后放下。或许它能让狗不再跟来。”

“好主意。”蝰蛇牙点头说道，“小耳，你向族群发出警告，让武士们到入口处守卫，以防狗跟上来。”

小耳快速跑去，蓝毛叼起兔子，开始从族猫们身边挤过，并祈祷放弃她的猎物能够分散那只狗的注意力。

“不!”蓟爪的怒吼让她一惊，“我们抓到了兔子，我们要留着它。”他从蓝毛身旁跳过，消失在了溪谷顶。

“蓟爪!”蝰蛇牙紧追着他，跑上堆叠的圆石。

蓝毛将兔子抛到知更翅脚下：“如果狗翻过谷顶，我们就把兔子扔在这里，这或许能阻止它继续向下跑。”说罢，她急追着蝰蛇牙跳上岩石，翻过溪谷边缘，立刻看到了钻过灌木丛的狗。蓟爪正弓着背，伸直尾巴面对着它。当狗朝他扑去时，蓟爪挥舞一只前掌，扫过它的口鼻，接着又一爪划向它的眼睛。血溅落到了森林地面上。

狗吠叫着向后跃去，露出牙齿，再次出击。这次蓟爪向旁边一闪，俯身钻到它的肚子下边，扭身用后爪撕扯。狗暴怒地狂叫起来，可蓟爪已经准备好了。他猛地跳起来，爪子上闪着血光。他再度把爪子舞向狗的口鼻，一下接一下地发动攻击，直到它开始后撤。

“滚到你的两脚兽那里去!”蓟爪嘶鸣着，瞄准狗嘴，凶狠地挥动前爪。尽管他没能造成重击，却也划开了狗的鼻子。狗哀号着转身逃进森林。

蝰蛇牙睁大双眼，轻声叹道：“神圣的星族啊!”

蓟爪激动地看着自己的老师：“想窃取族群的猎物，门儿都没有。”

蓝毛眨眨眼。尽管蓟爪这样做显得有些愚蠢，但她真的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勇气。她什么话也没说，开始往回走，蓟爪从她身边跑过去。暴尾、日落和松星都已颈毛竖立着站在溪谷底端，他们惊讶地看着蓟爪顺着陡崖跑下来。

“狗已经走了。”蓟爪自豪地宣告道，甚至都没有气喘吁吁。然后，他从

大家身旁挤过，朝金雀花通道走去。

接着，蓝毛叼起兔子跟了上来。在蓟爪接受族猫们赞扬的同时，蓝毛默默地把兔子放在新鲜猎物堆上。

“蓟爪几乎撕烂了它的鼻子。”蝰蛇牙夸奖道。

“它有多大啊？”罂粟曙小声问。

“比獾（huān）还大呢。”蓟爪说。

咕哝脚和野草须从倒在地上的树干旁走了过来。

“他战胜了一只狗？”咕哝脚喘着气问道，“自从狮族从森林里消失以来，还没有哪只族群猫敢尝试这样做。”

这时，松星跃上高岩。“族猫们！”他呼喊道，“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赐予蓟爪武士名号更好的嘉奖方式了。”族猫们纷纷欢呼表示赞同。






“走上前来，年轻的公猫。”

松星从高岩上跳下，在空地中央迎上蓟爪。

“他已经是武士了。”风飞自豪地低声说道。

罂粟曙回头看着学徒巢穴，甜爪那张憔悴的脸露了出来，她望着兄弟，眼睛里闪着光芒。蓝毛哀伤地想，现在还没有为她准备武士名号呢。一种警觉忽然袭遍全身，她看到甜爪拖着孱（chán）弱的身子钻过香薇丛，然后颤颤巍巍地在巢穴外匍匐下来。

松星抬起头。“从现在起，你叫蓟掌。星族以你的英勇和格斗技巧为荣。雷族永远都会记住你今天的勇气，欢迎你成为雷族真正的武士，好好为你的族群效劳吧。”他将口鼻贴在蓟掌的头上。

蓟掌自豪地望着族猫。雪毛赶紧跑到他身旁，和他口鼻相贴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喉音。

蓝毛强迫自己的毛平伏下来。蓟掌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闪动着傲慢自大的光，他会成为怎样的武士呢？他的确很勇敢，他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，可蓝毛对他仍然充满戒心。武士不可以有自大之心，过度自信将是危险的，无论对族猫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如此。

日落走向新鲜猎物堆，开始把猎物抛给族猫们。“要是连这都算不上一次宴会的话，那就没什么时候能算得上了。”他边说边把兔子抛到野草须的脚下。

长老的眼睛直放光。

云雀鸣在旁边推了推他：“我希望你愿意拿它来和大家分享！”

捷风叼着一只画眉朝育婴室走去，那是送给豹足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返回来，跟蝰蛇牙和斑尾凑在一起。族猫们分享着新鲜猎物，听长老们讲故事，直至月亮高挂。终于，松星打着哈欠站了起来。

他环顾着空地，族群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我太为我的族群感到自豪了。”他开口说道。

蓝毛眯起眼睛。蓟掌的武士命名仪式已经结束，而松星通常从不愿多说废话。

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大家。”他点着头退去，消失在他的巢穴中。




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在道别。

蓝毛又立即抛开这种想法。别傻了。他会去哪里呢？她无意中听到云雀鸣对咕哝脚说过，松星已经只有最后一条命了。或许这才是族长看起来如此忧郁的原因吧。每场战斗都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战。

蓝毛站起来，脖子又痛了，她疲惫地朝巢穴走去。雪毛已经蜷伏在自己的窝里，蓟掌明天一定会给自己建一个窝。蓝毛哼了一声，她猜得到他会把窝建在哪里。

她打了个寒战，真怀念靠着姐姐毛发的舒适感。雪毛过去经常挨着蓝毛，用她蓬松的白毛给她温暖，但今夜过后她就会凑在蓟掌旁边。蓝毛叹了口气。现在他搬进了武士巢穴，蓝毛没办法再摆脱这只自负的公猫了。就算要选择伴侣，姐姐为什么不能选择一只蓝毛也真心喜欢的猫呢？



第三章 越界之战

“她不会醒来了！她不会醒来了！”

罂粟曙凄厉的叫声响彻沉睡的营地。

蓝毛从窝里一跃而起。

甜爪！

她刚一冲进空地，就看见罂粟曙狂乱的眼神，立即本能地意识到那名白毛学徒已经死了。

“我一直在舔她，摇晃她，可她就是不睁开眼睛。”

族猫们纷纷从各自的巢穴里赶过来，在黎明前的昏暗光线中眨着眼。蓝毛挤进学徒巢穴，在甜爪的窝旁蹲伏下来。她将口鼻贴在这位旧时同巢伙伴身上，甜爪静止不动的身体和寒冷的皮毛都刺痛着蓝毛的心。她过去也曾这样伏在一只猫的身旁，可无论心底的愿望多么强烈，月花还是没能活过来。

“甜爪。”尽管蓝毛明知眼前的这名学徒已经听不到自己说话，但她还是低声念叨着，“甜爪。”哀伤模糊了她的视线，她将下巴放在甜爪的侧腹上。

巢穴入口的香薇一阵晃动，羽须钻进巢穴。蓝毛抬起头，望着巫医学徒：“她死了。”

“她现在已经在星族中间了。”羽须低吟着。他用口鼻蹭蹭蓝毛的头，像是猜到了她的想法：“月花会照顾她的。”

蓝毛眨眨眼。“可甜爪还不是一名武士。”她低声说，“她会被允许加入星族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羽须说，“她生来便是一只族群猫，星族会欢迎她的。”

可我们再也不能一起狩猎了。

羽须轻轻推了推她，说道：“请到外边去等着吧。”

蓝毛钻出香薇丛，看到了昏暗光线中族猫们闪烁的眼睛。

罂粟曙盯着她问道：“甜爪死了，对吗？”

玫瑰爪坐在母亲身旁，当蓝毛点头之后，她朝罂粟曙靠得更近了。

蓟掌拖着尾巴来到她们旁边："我可以看看她吗？"

罂粟曙用尾巴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头顶："当然，小家伙。祝福你的姐姐在走向祖先们的旅程中一路平安吧。"

蓟掌钻进学徒巢穴后，玫瑰爪看着母亲："她死的时候，你和她在一起吗？"

"当时我睡着了。"悲伤涌上心头，罂粟曙哽咽道，"我醒过来时，觉得她的气味……"她在寻找合适的词语，"……有些不同。"

蓝毛明白罂粟曙的感受。她还记得母亲尸体的气味，那是一种即便是薰衣草和迷迭香都无法遮掩的死亡的气息。

育婴室外传来一声微弱的叫声。蓝毛越过族猫们的身子向外望去，看见一只幼小的虎斑公猫正坐在空地边缘。

日落走过去和他打招呼："嘿，你好！你是小虎吗？"

幼崽直勾勾地盯着他身后忧郁的猫群。"发生什么事啦？"他好奇地问。

"甜爪死了。"日落悲哀地告诉他。

小虎将头低向一侧："她是武士吗？"

"小虎！"捷风从育婴室里蹦出来，"你跑到外边来做什么？"

"我想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起来了。"小虎回答说。

捷风舔着他的脑袋。"我看得出来，你将成为最爱管闲事的家伙。"她看了日落一眼，"他原本是姐弟中最弱小的一个，可现在他却成了最强壮的。"

"我从来都不是最弱小的。"小虎抗议道，还气愤地张大自己那张粉红色的小嘴。

"当然不是啦，小家伙。"捷风叼住他的后颈，将四肢乱蹬的小猫带回了育婴室。

鹅羽从香薇通道里走出来，问道："怎么了？"

罂粟曙责难地瞪了他一眼："甜爪死了。"

鹅羽叹了口气："当星族召唤族猫时，即便是最好的巫医也无力回天。"

羽须从学徒巢穴里钻出来。"鹅羽说得对，"他说，"我们已经尽力了。"

"有你在，真是我们的幸运，羽须。"斑尾说道。

没有猫为鹅羽辩护。




蓝毛觉得痛彻心扉，她意识到族群似乎已经彻底对老巫医丧失了信任。白眼的脚掌被刺扎时，她找的是羽须；而捷风只要对豹足和她的孩子们担忧时，也总是去咨询巫医学徒。

蓝毛瞟了鹅羽一眼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斑尾具有倾向性的评述。他目光迷离，仿佛有别的什么占据了他的思绪。要是族猫们都不再信任鹅羽，蓝毛却还相信他的预言，岂不是很愚蠢？

这时，斑尾靠向罂粟曙。“我会帮你准备甜爪的守夜仪式。”她低声说。

罂粟曙眨眨眼。“好的。”她站起身，“我去取迷迭香。”

蓝毛转过身。她不忍看着又一只族猫踏上前往星族的旅程。这时，日落用口鼻拂过她的肩膀。

“跟我来。”他命令道，“我要去进行黎明巡逻。”他对狮爪点点头，“你也可以来。”

玫瑰爪走上前：“我可以参加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日落用尾巴拂过这名悲伤的学徒侧腰。

“褐斑？”他招呼玫瑰爪的老师，“叫上捷风，和我们一起去。”

蓝毛脚步沉重地跟着副族长和其他巡逻队成员钻过通道，不过，能够离开身后那些哀伤的族猫，她的情绪多少还是舒缓了些。他们攀上溪谷顶，朝森林进发。日落放慢速度，来到她身旁。

“我明白甜爪的死让你很难过。”他低声说，“可族群生活还得继续，边界必须得到守卫，新鲜猎物堆也得持续补充。”

蓝毛心情沉重，感觉肚子里塞满了石头。其他猫也一样难受，但日落说得对。无论承受多大的痛苦，她都必须保护自己的族群。

巡逻队在树林中缓缓前进，捷风和玫瑰爪并肩而行。没有猫说话，直到他们接近太阳石的边界。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，苍白的光线透过树木照射下来。鸟儿们纷纷起舞，它们的鸣叫使森林里充满了歌声。蓝毛真希望它们闭嘴。别傻了！它们又怎么可能知道，或者在乎甜爪的死呢？

“等等！”日落的嘶鸣吓了她一跳，她的一只前掌还抬在半空中，这时只能停下来。

雷族副族长在风中探查着空气，脊背上的毛随之竖立起来：“河族！”




蓝毛扫视着森林边缘的树木，看到太阳石在晨光中闪耀。河族猫的气味飘过边界，比上一次更为强烈。

“看！”捷风已经摆出蹲伏姿势。她的双眼紧盯着一处枝叶茂盛的高地，那片土地向后倾斜，延伸到浓密的黑莓丛中。“他们越过了边界！”

蓝毛发现了一条光滑油亮的尾巴尖，接着又是一条，她浑身的毛顿时竖立起来。鱼腥味笼罩着她，枝条一阵晃动，一支河族巡逻队悄悄地从灌木丛下钻了过来。

“我就知道！”日落吼道。他压低身子，让香薇遮挡住自己的亮姜黄色皮毛，然后示意狮爪，“回营地去，告诉松星我们遭到了入侵！那些河族武士故意越过边界，不能让他们就这样离开。松星必须立刻派出一支战斗队伍。”

狮爪点点头，立即转身从蓝毛和褐斑身旁挤过，沿着小径返回溪谷。

日落低声向其余队员下达命令：“后退！”然后，他迅速钻进茂密的香薇丛，巡逻队跟了上去，在叶片间匍匐下来。蓝毛感到怒火中烧，他们为什么要在自己的领地里躲躲藏藏呢？

“等增援队伍一到，我们就发起进攻。”日落小声说道。

河族巡逻队已经来到黑莓丛旁。现在，他们的动作更笨拙了。蓝毛听到一只猫的骂声，想象着刺钩住河族猫那浓密毛发的情景——他们不习惯这里密集的矮树和森林中的荆棘。

希望这能减缓他们的速度！蓝毛伸出爪子祈求着。她试着透过叶片窥探，有多少河族武士呢？他们的目标是营地吗？河族猫的气味让她皱起眉头。“他们在设置标记！”她对日落低声喊道，“在我们的领地上！”

“他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”捷风观察出来了。

河族巡逻队在黑莓丛中挣扎着行进，但不是往溪谷的方向走。

“他们这是打算干吗？”玫瑰爪问道。

日落眯起眼：“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营地的话，那以他们现在的数量还不足以发起进攻，而且他们也走错了方向。感谢星族。据我判断，他们是在寻找雷族巡逻队，以便发起攻击。”

“可这是为什么？”蓝毛弄不明白。河族派出这么几名武士，在尚未准备好时就进入对手的领地，他们到底想得到什么？



“他们想证明，这部分森林是属于他们的。”

“绝不可能！”蓝毛竭力压抑着冲出灌木扑向河族巡逻队的冲动。她明白那样做是鲁莽而毫无意义的。她自己怎么可能应对整支巡逻队呢？可她注定将成为火焰，照亮整座森林！或许她该像蓟掌攻击那只狗一样发起进攻。她闭上双眼，脑子里回忆着日落教给她的那些格斗动作。

日落一定注意到了她的脚在不停地动。“等另一支队伍一到，我们就发起攻击。”他承诺道。

他们身后的香薇晃动起来。画眉毛钻了过来。“我们看到了河族巡逻队。”他汇报道，“但他们没有发现我们，他们正忙着跟荆棘作斗争。”

日落窃笑道：“我想他们在雷族领地上并不太舒服。”

“我们可以迫使他们在灌木最茂盛的地方遇上我们。”画眉毛建议。

“那岂不会使攻击变得更加困难吗?”捷风质疑道。

“对我们困难，对他们就会更加困难。”日落回答，“他们不习惯黑莓丛，可我们习惯。”他看了画眉毛一眼，“你都带了谁来?”

“暴尾、蓟掌、绒毛、雪毛、风飞和团毛，”画眉毛说，“还有另一支巡逻队在谷顶待命，以备河族冲破我们的防线时增援。我们还不太清楚河族派来了多少武士。”

日落眯起眼：“我们的数量已经足以将他们赶跑了。”

蓟掌挤到前边。“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将他们赶跑。”他吼道，“我们应该与他们打一场让他们铭记教训的战斗。”

“他们一旦明白我们可以将他们驱逐，再次想入侵之前就会三思了。”日落指出。他将头转向暴尾：“我们分成三支队伍，你带领其中一支在那里的高地迎战他们。”他指了指河族猫似乎将要前往的那处斜坡，“带上团毛和捷风，你们首先发起进攻。我们会在你们将他们赶回头时从侧翼包抄，风飞?”

灰毛虎斑武士抬起头来：“在。”

“你和绒毛、画眉毛、蓟掌留在这里。一听到暴尾的信号，你们就立刻发动进攻。”他继续说，“我带蓝毛、雪毛、玫瑰爪和褐斑袭击他们的另一侧。我们把通往边界的路留出来，好让他们能够撤退。”

“我们应该把河族猫当场撕碎，而不是放他们逃跑！”蓟掌嘶吼着。

日落瞪着他："武士不需要靠鲜血来赢得战斗，你给我记住。"

说罢，他钻过香薇，蓝毛和雪毛紧紧跟了上去。他带领族猫朝溪谷后撤，从另一条路返回，直到能够看到正跟黑莓丛搏斗的河族武士们。

蓝毛听到一名武士嘶吼道："我们到底想从这么无趣的领地上得到什么啊？"

"让河族得到更多的猎物，留给雷族更少的猎物。"这是河族副族长贝壳心的声音，"现在都别发牢骚了，继续前进。"

蓝毛越过矮灌木窥探着，风吹来了河族猫的气味，还有埋伏下来的暴尾那支队伍的气味。当河族猫登上斜坡时，蓝毛看到风飞那支队伍蹲伏的香薇丛在晃动，他已经准备好随时接收暴尾发出的信号。

河族巡逻队看上去既强壮又有力。蓝毛龇出了牙齿。那我们就必须更勇猛地战斗了。他们最终走出了黑莓丛，荆棘已经让他们的毛不再柔滑光亮。河族猫蹑足登上高地，耷拉下耳朵。然后贝壳心一甩尾巴，他们都停了下来。贝壳心的颈毛竖立起来。

"我闻到了雷族猫的气味。"他警告道。

一名叫木毛的棕色河族武士嗅了嗅空气。"是新鲜的。"河族武士们立刻警惕地四处张望起来。

"也许……"木毛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。

暴尾猛扑向贝壳心，同时咆哮着发出信号，捷风和团毛跟着他冲了出去。木毛一跃而起，贝壳心急忙闪避，其他武士纷纷转身，他们的眼睛都瞪大了。风飞率领的队伍从一侧的香薇丛中扑了出来。

"进攻！"日落尖叫着奔向前。

蓝毛紧随其后，冲向一名河族武士。当她把爪子插进对方的皮毛，想抓紧那油亮的毛发时，她认出了波掌那显眼的黑银相间的毛。波掌甩开她，转身跳了起来。蓝毛来不及站起身，急忙就地一滚，差点儿被他重重地压在身下。波掌的脚掌被一根长长的蔓须缠住了，棘刺划开他的脚垫，他咒骂起来。

蓝毛挥舞着爪子砍向波掌的侧腹。波掌猛地转身面对着她，耳朵伏下来。她想要闪躲，但波掌出击得太快了。一只前掌重重地扫过她的口鼻，疼痛立即袭遍蓝毛全身。她被绊倒在地，用一只脚掌压住流血的鼻子。就在此

时，一个白色身影闪现在她旁边，雪毛跳了过来，开始一下接一下凶猛地进攻波掌。

好啊！跟钩嘴战斗时的画面一幅幅闪现出来，当时蓝毛和姐姐并肩作战，相互配合，密切互补，是多么不可战胜啊。过去她们一起取得了胜利，这次她们还会赢！

蓝毛后腿一蹬，站到姐姐身旁，加入了战斗。波掌蹒跚着后退，此时他已经在连续地挥舞脚掌进行防守，而不是进攻。她们迫使他退进了黑莓丛，枝条缠住他的后腿。波掌摔倒了，荆棘刺入皮毛，他痛得大叫起来。蓝毛和雪毛飞身跃起，几乎同时踏到波掌身上，开始撕咬他。

狼狈不堪的波掌惊恐地挣脱黑莓丛，跳转过来。可雪毛和蓝毛依然步步紧逼，雪毛从一边咬住他的侧腰。当波掌扭动着身子攻击她们时，蓝毛又从另一侧挥舞着脚掌击打他。黑银相间的公猫愤怒地尖叫起来，他跳起来从她们身上越过，飞快地逃进树林。

“打败了一个。”雪毛自豪地说。

“还有更多呢。”蓝毛转过身，探查着空气，她没有闻到钩嘴和橡心的气味。这很好，不是吗？因为他们都是强大的武士，我可不希望在战斗这么久后又遭遇到他们。





是的，我肯定不想在这里发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。

她抛开这些想法，看到风飞正叫喊着，追赶一名河族武士进入了树林。画眉毛翻滚着，用脚掌抓紧水獭（tǎ）斑，将后爪死死嵌入她的脊背，直到河族武士哀号着求饶。

暴尾的目标是一名肌肉发达的河族学徒，他把学徒撞得滚向了自己的族猫，两只猫一时间失去了平衡。暴尾跳到他们身上，用前掌撕扯其中的一只，后腿则一记重踢，将另一只猫踢飞。

“战斗啊，你们这些鼠胆的家伙！”贝壳心冲他的族猫们咆哮道。蓝毛扑了过去，落在他的背上。

“你以为那很容易吗？”她一边嘶吼，一边将牙齿嵌入河族副族长的肩头。

蓝毛忽然感到后背被爪子钩住并撕扯着，她号叫一声，因为她的前掌扭伤了，爪子依然缠在贝壳心的毛里。她感到一阵剧痛，于是挣脱开来，转过身。强壮的棕色公猫木毛出现在她对面，蓝毛强忍着疼痛，冲上前与之搏斗。此时，雪毛已经用牙齿咬住木毛的后颈，将他向后拖去。在他倒下时，蓝毛重重地撞过去，扑向他的腹部，她甚至听到了气流从公猫体内挤出的声音。木毛喘息着挣脱了她们的控制，逃向河族边界。

突然，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长空。

“玫瑰爪！”蓝毛疾步穿过黑莓丛，娴熟地在枝条间前行。当她冲出另一侧时，她看到玫瑰爪被两名河族武士逼到了一棵橡树脚下。

“挑选和你个头差不多的！”蓝毛边吼边扑到最大的那只公猫身后。

“河族从来都不会公平地战斗！”雪毛的尖叫声从身后传来。当蓝毛将那只公猫扑倒时，她看见姐姐的爪子刺入了另一只公猫的毛里，将他拖离开被吓呆的雷族学徒身边。

尽管嘴里塞满了河族猫的毛，蓝毛还是设法冲玫瑰爪喊道：“攻击他的腹部！”

玫瑰爪扑上前，伸出爪子猛抓公猫，直到他奋力扭动，迫使蓝毛不得不松开爪子。公猫咆哮着想要重击玫瑰爪，可学徒的动作非常敏捷。她闪到了一边，公猫的爪子只撕扯下了树皮。

“离开水，你就不够快了吧，鱼脸家伙？”蓝毛嘲笑道。




公猫嘶吼着朝她跃来，可玫瑰爪一下子冲到他的肚子下边，将他踢倒在地。雪毛已迫使另一只公猫逃入了灌木丛。他的族猫挣扎着站起来，面对着三只嘶鸣的母猫。蓝毛看到他眼里充满了恐惧，忽然觉得十分满足。随着她们渐渐逼近，他不得不一步步退向树根。

"你觉得你能战胜我们三个吗?"雪毛发难道。

"他可以试试看。"玫瑰爪吼道。

"他看起来就是个鼠脑子。"蓝毛觉得能量在自己的脚掌中涌动，但她压制住了进攻的欲望。这名武士面对的对手太多，她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他。

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让他逃走。

她朝族猫们投去提醒的目光，希望她们能够明白这一点。雪毛点点头，站到一边，在她们的队列中留出一个口子。河族武士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，逃向边界。

蓝毛重新钻过黑莓丛后，看到日落用后腿将一名河族武士踢得跌跌撞撞。蓝毛赶紧一闪，差点儿被那仓皇逃窜的河族武士撞上。

"撤退!"贝壳心高喊着，其余河族武士纷纷掉头逃走。他们的副族长停了下来，眼里闪着光："太阳石依然是我们的!"

"但树林永远不是。"日落怒斥着回应道。

蓝毛兴奋地追赶着撤退的河族武士，直到边界。

"总有一天，我们会重新拥有太阳石的!"当河族猫溅着水花蹚过由绿叶铺垫而成的河流浅滩时，蓟掌冲他们高喊道。

日落抬起下巴。他的一只耳朵被撕开了，血流到他的脸颊上。"打得漂亮。"他环顾着族猫，"有受重伤的吗?"

蓝毛想起了自己扭伤的爪子，它们正在抽搐、肿大。尽管很痛，但她可以等到回营地之后再处理。

"只是些抓伤。"画眉毛汇报道。

"水獭斑咬了我一口。"团毛抱怨道，"我会好几天都带着鱼腥味的。"

蓝毛忽然注意到，雪毛白色的毛发上溅着血迹，她一下子紧张起来。"你没事吧?"她赶紧问道。

雪毛看着血痕："不是我的血。"

蓝毛终于松了口气，并用尾巴拂过雪毛的耳朵。

“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来了。”蓟掌说。

暴尾依然目光深沉地盯着河面。“他们一开始就不该尝试，”他恨恨地说，“他们已经有了太阳石。”

“走吧。”日落轻快地说道，“我们回营地去汇报。”

蓝毛跟着姐姐进入树林。她竖起耳朵，无意中听到了暴尾对日落的窃窃私语。



“他们还会回来的。”暴尾低吼道，“当我们对太阳石不战而弃时，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。”

“那是松星的决定。”日落毫无表情地回答。

“也许吧。”暴尾嘶声说，“可他至少应该在附近支援我们。”

“是啊，松星在哪儿？”日落仿佛这才意识到族长并没有参加战斗，“他怎么没有带领你的队伍？”

暴尾耸耸肩：“你最好去问松星，因为雷族中似乎没有谁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那种熟悉的不安情绪又开始让蓝毛的脚掌刺痛起来。

松星有问题，很大的问题。



第四章 松星离群

“我们把他们赶跑啦。”队伍一钻出金雀花通道，日落就向等候的族猫们宣告。

蝰蛇牙走上前。“其他地方没有河族的动静。”他报告说，“我们已经进行了彻底搜查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日落点头致意。

蓝毛有些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她的目光停留在空地中央甜爪那瘦小的尸体上。罂粟曙和斑尾已经梳理好她的毛发，将她的脚掌放到身下，就像当初为月花整理遗容时一样。胜利的喜悦之情很快便被悲哀吞没，蓝毛站起来，无言地看着玫瑰爪走到她姐姐身旁伏下身子。蓟掌僵硬地走过去，最后一次舔了舔甜爪的头顶。“守夜之后，我会帮着埋葬她的。”他小声对罂粟曙说。

羽须从巫医巢穴中带来一捆药草，鹅羽跟在他身后踱了出来。羽须将药草放在鹅羽跟前。“我检查伤口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些药草嚼成浆吗？”他礼貌地对老师说，那样子就像是面对一名虚弱而烦躁的长老。

鹅羽盯着育婴室，似乎没有听到羽须的话。

羽须又把药草往前推了推：“我们会需要很多聚合草浆的。”他提醒道。接着，他望向归来的巡逻队：“看起来有大量的抓伤。”

鹅羽眨眨眼。“聚合草？”他重复道。

羽须点点头，用脚掌拍了拍药草。鹅羽又眨了眨眼，然后低下头，开始咀嚼叶片。羽须快步在伤员中巡视着，他首先查看蓟掌：“这道抓痕很深。”

“没事的。”蓟掌耸耸肩，“我都不觉得痛。”

“要是伤口感染，你就会觉得痛了。”他转向鹅羽，“我们带艾菊来了吗？”

鹅羽在叶片中嗅了嗅，然后点点头。

“去鹅羽那里吧。”羽须告诉蓟掌，“让他在你的伤口上擦一些艾菊。”就在蓟掌还在犹豫时，羽须望了望甜爪的尸体，“要是你想帮着埋葬姐姐，你

的伤口就必须先接受处理。”

蓟掌低下头，朝巫医走去。

羽须接着检查雪毛。“去小河里清洗一下。”他建议道，“闻起来像河族的血，把它舔掉会使你作呕的。”

“真讨厌！”雪毛哆嗦了一下，赶紧离开营地。

蓝毛抬起被扭伤的爪子，凑到走过来的羽须面前，让他查看。羽须皱皱鼻头。“很痛吧，”他同情地说，“不过只要你让它得到休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尽管爪子刺痛得像有火在烧，可她就是不愿承认这一点，因为蓟掌刚才表现得非常勇敢。

“去鹅羽那里上点儿聚合草浆。”羽须告诉她，“那能减轻疼痛。”

“谢谢。”蓝毛一瘸一拐地走向巫医。她怀疑鹅羽是不是正在思索预言，揣测她在这次战斗中扮演的角色。尽管她没有像火焰一样照亮森林，但她表现得还算不错。

鹅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她，将一团草浆推向她。

“是聚合草吗?”蓝毛需要确认。

“不然的话，我还能给你别的什么来治疗爪子扭伤吗?”

最近那么多事情他都不去理会，又怎么知道自己需要聚合草，蓝毛边想边把药糊涂抹在爪子上。

“松星!”日落的喊声让蓝毛立刻转过身去。

雷族族长钻过金雀花通道，走了进来。

斑尾和罂粟曙从甜爪的尸体旁望去。蝰蛇牙抬起头，暴尾眯缝着眼睛。整个族群都静静地注视着日落迎上前去，他流过血的耳朵反射着早晨的阳光。

“你去哪里了，松星?”雷族副族长问道。

松星没有正面回答：“你们赢了吗?”

日落点点头：“我们把那些鱼脸家伙一直赶到了河的那边。他们还拥有太阳石——改日再打那一仗吧——不过他们肯定将有一阵子不会再越过边界了。”

暴尾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。

“很好。”松星说。他走过空地，跃上高岩：“所有年龄够大，能独自狩猎的猫到高岩下集合，我有事情必须告诉你们!”

蓝毛困惑地看看玫瑰爪，不是应该让日落先汇报战斗情况吗？

狮爪走到他们旁边，盯着自己的脚掌。他是因为错过战斗而闷闷不乐吗？

不！狮爪不是在闷闷不乐，要是有什么想说的，他会说出来的。一阵寒意袭遍蓝毛的全身，从碰上他抓蝴蝶开始，她心中就产生了怀疑，现在，那种怀疑更加强烈了。狮爪一定知道关于族长的一些事情。

松星俯视着他的族群。族猫们一动不动，只是好奇地望着他。族长看上去很疲惫，眼神忧伤而暗淡。蓝毛探出身子，感觉肚子里空空的。

"雷族众猫。"松星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在寂静的空地上回荡着，直到在树木和岩石间消散，"我不能再担任你们的族长了。从现在起，我将离开族群，与宠物猫一起在两脚兽地盘生活。"

日落难以置信地盯着他："为什么？"



整个空地上的猫都竖起了毛发，气氛十分紧张。

暴尾咧着嘴："你要成为一只宠物猫？"

蝰蛇牙将爪子深深地插进地面。

"你怎么能这样？"罂粟曙脱口而出。她瞪大眼睛，将目光从女儿的尸体上转移到他身上。

松星低下头："我很荣幸为你们服务了这么久。我的余生将作为一只宠物猫度过，不需要战斗，不需要为其他猫的食物和安全而忧心忡忡。"

"懦夫。"蝰蛇牙的耳朵平伏下去。

松星挪动着脚步："我已经将八条命献给了雷族，每次都是心甘情愿的。但我不准备再拿第九条命来冒险。"

野草须从荨麻丛那边喊道："还有什么比为族群而死更值得尊敬的呢？"

"你会生活在星族中，"罂粟曙用尾巴拂过甜爪的毛，"与你曾经失去的族猫们交流。"

松星叹了口气："我这样做是为了雷族，我保证。"

"你这样做是为了你自己！"暴尾咆哮起来。

狮爪走上前，他的腿在颤抖，看上去说出心中的话比与影族武士战斗更加让他害怕，但他还是坚决地抬起头来。"我们真的需要一名不愿再领导我们的族长吗？"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蓝毛盯着这只年轻的猫，他不仅仅勇敢，而且说得也有几分道理。她真的想要一名勉强上任的族长吗？族猫们也这么想吗？如果蓝毛自己是族长，她会非常高兴将星族赐予的九条命全部都献给她的族群。在她周围，武士们交头接耳，时不时地瞟松星一眼，仿佛不再认识他似的。

松星走到高岩一侧，好像准备跳下来。"日落会很好地统领你们，星族也会理解的。"他说。

"但其他族群或许不会。"日落警告道，"你要明白，你将再也无法返回森林。"

松星打趣地吐了口气："噢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会给我起怎样的名字。要是有某位族长建议在武士守则中增加新条款，要求所有真正的武士都要抵制宠物猫的舒适生活，我也不会觉得惊讶。但你会让雷族一如既往地强

大，日落。作为族长，我最后能做的就是将我的族群托付给你，我对你是充满信心的。”

日落低下头：“我很荣幸，松星。我保证会竭尽全力。”

松星跃下光滑的灰色岩石。他凝视着自己的族群，尽管眼里没有露出怯意，但蓝毛估计，他也不清楚大家是否会不经过一场争斗就让他离开。毕竟，他从现在起已经是一只宠物猫了。

日落走上前，用尾尖碰了碰松星的侧腰，说：“你把我们的族群带领得很好，松星。”

云雀鸣脚步僵硬地走到松星身旁，眼里充满哀伤：“我们会想念你的。”

白眼用尾巴裹住自己的脚掌。“日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族长。”她大声说道，同时环顾四周，寻求附和。

族群中回响起接受现实的低语声，可暴尾和蝰蛇牙依然保持着死一般的沉寂。当松星最后一次从族猫们中间穿过时，蓟掌闪到了一边。蓝毛忽然对他这种缺乏敬意的举动感到愤怒，难道他认为，想成为宠物猫就像染上绿咳症一样恐怖吗？

或许他是对的——抛弃族长的职位，这真的是一种永远不可谅解的背叛。

当松星走近他们，并在狮爪旁边停下脚步时，蓝毛真想掉头躲开。

“谢谢你。”松星轻声对狮爪说。

狮爪低下头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松星继续说道，“我必须亲口告诉族群。除此之外，无论怎样做都对他们不公平，对你也不公平。你拥有很坚定的决心，年轻的孩子。当轮到你接受武士名号时，告诉日落，我本打算称你为狮心的。”

蓝毛抬起头。这么说来，狮爪早就知道松星在做什么，而他出于对族长的忠诚，一直保守着秘密。蓝毛对此深受感动。

豹足走了出来。“松星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你不打算留下来看着他们长大吗？”她朝身旁的三只小猫点点头。当豹足听到松星宣布的事情后，她就把三个小家伙带出了育婴室。两只小母猫突然跌倒在地上，而小虎的肩膀已经很宽阔，绒毛下的肌肉非常结实，他扑向父亲的尾巴。

松星轻轻地抽开尾巴。“他们和你在一起会很好的，豹足。我不是一个

能让他们引以为荣的父亲，但我永远都会以他们为荣。尤其是你，小武士。”他低下头，用口鼻碰碰黑色虎斑猫的耳朵，补充道。

小虎瞪着大大的琥珀色眼睛盯着他，咆哮着露出嘴里小而锋利的牙齿。

“要坚强，我的宝贝儿子。”松星低语着，“好好为你的族群服务。”

然后他点点头，迈步缓缓地钻进金雀花通道，消失了。

“我们没有族长了！”纹尾浅色的虎斑皮毛焦虑地竖了起来。

“日落现在是我们的族长。”褐斑指出。



“可他还没有得到星族的祝福。”麻雀毛焦急地说。

日落跳上高岩。“我理解你们的担忧。”他大声说，“我今晚就去月亮石。”

鹅羽紧盯着他，眼里充满了恐惧。“星族永远不会允许的！”这名皮毛凌乱的老巫医在颤抖，“松星应该先和他们在梦中沟通，告诉他们自己的打算。如果松星没有用适当的方式放弃他的领导权，你又怎能得到九条命呢？”

蓝毛听到身后的蝰蛇牙在嘟囔：“难道现在不是鹅羽该考虑放弃他自己职务的时候了吗？”

野草须回答说：“沉着些，小伙子。他很好地为族群服务了那么多年，现在不要轻易地就背弃他。”

云雀鸣挪动着身体，摆出个更舒服的姿势。“我会跟他谈谈。”她小声说，“看看能否说服他搬进我们的巢穴，羽须目前已经完全能够取代他了。”

“远不止能够而已！”知更翅嘶鸣着，“只有星族知道，他已经独自履行巫医的绝大部分职责有多久了！从好几个月前开始，我们就不该再听那个老家伙的了。”

“嘘！”褐斑严厉地小声训斥道，“记得要表现出必要的尊重！”

空地中央，羽须走向前：“我和你一起去月亮石，日落。”

族猫们纷纷交头接耳。蓝毛不知道，鹅羽是否听到了长老们要劝他放弃职务的想法，以及一起住进长老巢穴的话。老巫医站在那里，毛发竖立着，目光空洞迷离。看上去，让他卸下责任的担子，由他的同巢猫接替，或许是一种仁慈。

“我们的祖先不会在这种困难的时刻抛弃我们的。”羽须继续说道，“要有信心。”

日落朝年轻的巫医学徒点点头。“我会的。”他保证道，并甩了甩尾巴。蓝毛猜想他一定觉得像是跳进了河流，脚掌却踩不到底，可他的语气仍然很坚定，“我们会让他们明白，雷族需要一名族长。羽须说得对，星族不会抛弃我们。”

蓝毛靠向雪毛，轻声说：“真希望他是对的。”



第五章　新任族长

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，蓝毛叼着一只田鼠准备找雪毛一起分享时，差点儿被在荨麻丛旁打盹的蓟掌绊倒。他陪着悲痛不已的玫瑰爪和罂粟曙，在甜爪的尸体旁坐了一整晚，然后在黎明到来前将她埋葬了。

“他坚持要自己做这件事，不让任何猫帮忙。”雪毛对叼着田鼠小心地绕过熟睡武士的蓝毛说，“他真是个忠诚的弟弟。”

“你早就说过了。”蓝毛嘟囔道。她尽量不去注意姐姐眼里的温柔。

我永远不会在任何猫面前表现得像只柔声细语的鸽子。

族猫们在空地边闲聊，蓝毛享受着傍晚凉爽的微风。她欣慰地想，绿叶季炽热的太阳终于消失到溪谷谷顶后面去了。她可不羡慕日落和羽须今天从月亮石返回时备受炙烤的旅程。要是一切顺利的话，他们很快就会又饿又渴地回来了。

她正要坐直身子，看看新鲜猎物堆上是否还剩有可食用的猎物时，金雀花通道那边有碎石滚落了下来。

蝰蛇牙站起来，期盼地盯着营地入口处。暴尾吞下最后一口老鼠肉，舔了舔嘴唇。云雀鸣也坐直身子，竖起了耳朵。

蓝毛闻到了日落的气味。很快，他走进雷族营地，身后跟着羽须。

纹尾率先开口了。“星族怎么说？”她站起身急匆匆地问。

日落走过空地，爬上高岩。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这名亮姜黄色武士，他站在那块灰石头上已经显得很坦然了。“族猫们，”日落说道，“星族已经同意由我来担任族长，并且赐予了我九条命。”

族猫们顿时爆发出欢呼声。“日星！日星！日星！”他们向着黑暗的天空高呼道。

“日星！”蓝毛高兴地呼喊着，为自己曾经的老师感到自豪。接着，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的目光，她猛地闭上嘴巴。

鹅羽为什么没跟大家一起来祝贺日星呢？

只见那名巫医坐在高岩下，黑色的眼睛搜索着族猫们的面孔。当他和她的目光相交时，寒冷和灼热同时涌现。蓝毛眨了眨眼，再次欢呼起来。

日星用尾巴指了指下边的一只族猫：“褐斑，我希望你来担任我的副族长。”

浅灰色虎斑公猫低头致意：“我很荣幸，日星。我会好好为你服务，并且永远忠于我的族群。”



“祝贺你。”蝰蛇牙深沉的声音飘过空地，族猫们也纷纷向褐斑道贺。

“作为雷族的新任族长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”

族猫们都抬头望向日星。

“玫瑰爪在对河族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，她已经赢得了武士名号。”

年轻的虎斑猫抽动着尾巴。罂粟曙赶紧来到她身旁，抚平她的毛。风飞骄傲地望着自己的女儿，可蓝毛还是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残留的悲哀。甜爪本来也该在今天成为武士的。

日星站在高岩上，看着玫瑰爪走到空地中央。“玫瑰爪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叫玫瑰尾。星族以你的才智与忠诚为荣，欢迎你成为真正的雷族武士。好好为你的族群服务吧。”

玫瑰尾低下头，族猫们开始高呼她的武士名。

褐斑走上前，将口鼻贴在她的耳间。“我为你感到自豪。”他低声说。

这时，日星再度开口了：“雷族的育婴室里有几只幼崽，而武士巢穴已经满了。我们面临着苦难，这是事实。河族侵犯了我们的边界，宠物猫威胁到了我们的猎物。但是，族群得到了很好的哺养，森林里的猎物也非常丰裕。我发誓，要使雷族像旧时伟大的族群一样强大。我们的武士既勇敢又忠诚，并且富有战斗经验。我们没有理由受到仇敌的困扰，我们原来打败过他们，还会再次打败他们。让我带领你们向前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吧，雷族将深受尊重和敬畏，没有猫敢踏上我们的地盘一步。”

他会在什么时候夺回太阳石呢？蓝毛将爪子插进泥土中。她真想看看，当雷族猫将那些行窃的狐狸心的家伙赶回边界那边时，他们自大的脸上将是怎样的表情。

许多条尾巴在摇摆，许多只脚掌在摩擦地面。“日星！日星！”激动的族猫们再次欢呼起来。

日星抬起下巴，月光反射在他的皮毛上。让他的族猫们尽情欢呼吧，直到树木都被这欢呼声所撼动。

蓝毛十分渴望站在他的位置上，他已经成功地将族群由焦虑变得充满希望。想象一下站在那里俯瞰（kàn）族猫们的感觉吧，他一定感受到了那股力量。蓝毛忽然觉得口渴，是那种原始的饥渴。

旁边，蓟掌紧靠着雪毛正在跟她耳语。蓝毛竖起耳朵，用力去听。
“总有一天，我也会站在那里向族群发表讲话的。”年轻的武士低声说道。
当雪毛鼓励地发出咕噜声时，蓝毛脊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。
我才有资格站在那里！



第六章 新生命

“画眉毛!”褐斑正在组织巡逻队。黎明尚未到来，营地在昏暗的光线中散发着光晕。“带上纹尾、绒毛、白眼和蓝毛去河族边界巡逻，暴尾、知更翅和蓟掌，去影族边界巡逻。”

暴尾点点头，带领着队伍朝金雀花通道走去。

画眉毛抖了抖胡须，凑向蓝毛身边，说道：“我希望雪毛能跟蓟掌分开那么一小会儿。”

蓝毛用尾巴将他挡住了。难道整个族群都在说雪毛和蓟掌的闲话吗？姐姐为何要表现得如此明显？蓝毛尴尬得浑身难受，转身朝溪谷走去。

“对不起啦。”画眉毛追上她，说道，“我以为你会觉得这很有趣呢。”

“是吗？我不觉得。”蓝毛厉声说道。

画眉毛垂下尾巴，带着巡逻队走向河族边界。刚才那样和他说话，蓝毛开始觉得内疚起来。那名沙灰色的武士只是在开玩笑罢了，不过也该尽早让他明白，不能跟自己开她姐姐的玩笑!

“没有气味。”画眉毛站在边界，探查着空气，“我们重新设立边界标记，然后返回。”

他们看到了一些破碎的黑莓叶片和血迹，但都是之前发生的那场驱逐战留下的。

“你觉得河族猫还会闯过来吗?”纹尾问道。

画眉毛摇摇头：“一群污秽（huì）的毛球，我想他们得到了教训，而且一旦日星夺回太阳石，边界就更容易巡视了。”

“日星会那样做吗?”蓝毛问。

“希望如此吧。”画眉毛回答，“否则，我们就永远无法重新赢得其他族群的尊重。”

蓝毛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她透过树木，紧盯着那些光滑的岩石。曙光

下，它们呈现出粉色，并且光秃秃的。她没有看到河族猫，阴影中也没有。蓝毛观察着远方的河岸，也没有猫在那里。

她在期盼什么？她想看到钩嘴或是橡心偷偷摸摸地钻过灌木，盘算下一次的袭击吗？

错过那场战斗，他们会觉得失望吗？蓝毛能够想象得到，橡心在他的族猫面前吹嘘说，如果他当时也参加了战斗，河族一定会赢的，他傲慢的程度并不逊于蓟掌。

“蓝毛？”画眉毛的声音将她从思绪中唤醒，“你来吗？”

其余的巡逻队成员已经掉头穿过树林。画眉毛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她。

“我来啦！”蓝毛急忙追上大家。

等她回到营地之后，肚子便咕咕叫起来。新鲜猎物堆上依然放着昨天捕获的猎物，她很想来上一只多汁的田鼠。

“蓝毛！”是雪毛在喊她。白毛武士匆匆穿过空地，朝她跑来。清晨的阳光照耀着她刚梳理过的皮毛，十分耀眼。

蓝毛叹了口气：“有什么急事吗？我正要吃东西呢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狩猎吧。”雪毛恳求道，“要是你已经完成了巡逻，我们就可以在外出时吃东西了。”她眼睛睁得圆圆的，满怀希望地看着自己，这让饥肠辘辘的蓝毛无法拒绝。

至少森林里的猎物是有温度的。如果她不和雪毛一起去，没准蓟掌就会取代她。

她跟着姐姐走出营地，刚一登上溪谷谷顶，她就渴望立刻开始狩猎。和风吹动着叶片，森林里的猎物发出沙沙的响声。蓝毛都快记不得寒冷的感觉了，她努力回想着秃叶季——在雪中哆嗦，呼出一团团白雾——可这已经显得太遥远了。眼下，绿叶季仿佛永远都不会结束。

“我们该在哪里狩猎呢？”她问雪毛。

雪毛耸耸肩。

“我觉得你想狩猎只是心血来潮而已。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蓝毛哼了一声，她的姐姐比原来更爱空想了。她走进森林，决定带雪毛

重返现实世界："日星现在当上了族长，你高兴吗？"

"当然。"雪毛说。

"可一切似乎都在改变。"蓝毛低声说道。她潜入一处黑莓丛下，用尾巴将枝条拨到一旁，好让雪毛靠到她身边，"松星走了，鹅羽比狐狸还疯，甜爪死了，她比我们还小！"

雪毛停下来，注意到小路上方有一朵淡蓝色的花。"但总会有新生命降临的。"她柔柔地说。

蓝毛眨眨眼："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"

姐姐低下头，看着她。淡蓝色的花在她的头顶上摆动着，仿佛也在倾听，"我怀孕了。"

蓝毛脚下的地面仿佛一下子坍塌了。"这是真的吗？"她急促地问。

她们才刚成为武士！雪毛为什么现在就想为孩子的事操心呢？

雪毛眼神忧郁地说："你不高兴吗？"

"当……当然高兴。"蓝毛小声嘟囔着，"我只是没有想到……"

雪毛打断她的话："蓟掌高兴坏了。他说族群需要新的武士，而现在学徒巢穴里只有狮爪和金爪。"

是啊，只要蓟掌高兴，什么都是对的。



蓝毛忍住了自己的苛评，她不想破坏姐姐愉悦的情绪。但不知为何，她心里却像堆满了冰冷的雪，让她难受到窒息。忽然间，雪毛离自己似乎比过去还要遥远。她很快就会住进育婴室，然后就要忙于照顾她和蓟掌的孩子了。

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狩猎吗？

“你知道，他会成为一个好父亲。”雪毛仿佛想让她放心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但他很好，也很和蔼。”

蓝毛凝视着姐姐，努力想象蓟掌和蔼的样子。

“他是个忠诚的伴侣，我相信他。”雪毛坚持说道。

蓝毛叹了口气，雪毛的眼里充满了忧虑，蓝毛不能让她有这样的感觉。“我为你感到高兴，真的。”她心不在焉地拔起一团苔藓，随后又让它从爪间落下。

雷族的确需要幼崽，豹足的孩子还不够强壮，而且蓟掌说得对——雷族需要更多的学徒。雪毛的孩子会是她的亲属，蓝毛望向天空，她不知道月花对此会有何想法。只要雪毛高兴，月花就会高兴的。

蓝毛将口鼻紧紧贴在姐姐的脸颊上。

我也会高兴的，我保证。



第七章 营地探索

“快点儿！去找羽须！”蓝毛急促地说。鹅羽还没有正式隐退，但族猫们已经越来越认同这一点，那就是羽须正在承担巫医的职责。

育婴室里的另一侧，知更翅睡眼蒙眬地抬起头来：“幼崽快要降生了吗？”

“不然还会怎样？”蓟掌喝道。当雪毛的阵痛忽然开始时，这名武士便来到育婴室陪伴伴侣。蓝毛很高兴自己也在场。

知更翅站了起来。“我去找他。”说完她便拖着臃肿的身子，钻出巢穴。怀孕半个月以来，这名身材瘦小却精力旺盛的武士已经变得像獾一样笨重。

蓟掌紧张地在雪毛的窝旁抓挠地面，他的伴侣正在黑莓叶片中经受煎熬，蓝毛舔着雪毛的耳间。“很快就会结束的。”她安慰道。她尽可能不去回忆豹足那漫长的生产过程，以及她那两只尚未满月便夭折的母幼崽。更为残酷的是，豹足的伴侣松星又去过上了宠物猫的生活。

至少小虎是健康强壮的。这会儿，他正从豹足的窝里爬出来，抻长脖子想看清发生了什么。

豹足拉着他的尾巴将他拖了回去。“你真是只爱管闲事的松鼠。”她温柔地责备道，“你怎么不到外边去看看，能不能找到狮爪呢？”

“好吧。”小虎尖声叫道。也许他心里也认定生产的猫后们根本就没什么意思。他溜出育婴室，跟冲进来的羽须撞了个正着。“小心点儿！好险啊！”小虎叫喊着从巫医学徒的肚子下边快步跑了过去。

“这只幼崽越来越霸道了。”羽须小声说着，把一团叶片放在雪毛的窝边，“我知道他现在是族群里唯一的幼崽，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放纵他，他已经表现得像一名小族长了。”

蓝毛一甩尾巴：“希望雪毛的孩子能让族猫们转移注意力。”

“感觉怎么样啊？”羽须低下头，嗅嗅白色猫后的脑袋。

“我觉得口渴。”雪毛呜咽着，“能给我一些湿苔藓吗？”

“好主意。”羽须说，“蓟掌，能请你去取一些来吗？”

蓟掌停止撕扯窝边的黑莓叶，看看伴侣：“你确信自己没事吗？”

“我们会照顾她的。”羽须保证道。

他刚一离开，雪毛便叹了口气：“谢天谢地，你再不把他支走，他就要把我的窝撕碎了。”

蓝毛抽动了两下胡须，姐姐看上去还没有丧失幽默感。这时，雪毛喘起气来，眼睛也睁得大大的，露出了眼白。

羽须用脚掌压住她的肚子：“痛吗？”

雪毛点点头，屏住呼吸。

“尽量深呼吸，而不是浅呼吸。”羽须给她提出建议。

蓝毛无法再看着姐姐承受痛苦：“你可以给她一些罂粟籽来缓解疼痛吗？”

羽须摇摇头：“她必须能够感受到疼痛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幼崽什么时候会降生。”

雪毛缓缓吐出一口气。“时间会很长吗？”她声音沙哑地问道。

“还得一会儿。”

“我就在外边等着。”蓝毛钻出了育婴室。

知更翅在育婴室外一块干燥的地上躺了下来。“我想我应该给你们留下安静的空间。”她对快步走过的蓝毛说。

“谢谢。”蓝毛扭头说道。她环顾着营地边缘，在寻觅着什么。香薇已经不再生机盎然，叶尖都变成了棕色，微风裹挟着淡淡的秋意。蓝毛很快便看到了自己要寻找的东西：一截不太干枯，却足够硬的粗短木棍。她用嘴巴叼起它，匆匆返回育婴室。

“这是什么啊？”豹足在窝里向外张望着。

“我想当阵痛袭来时，雪毛可以咬住它。”蓝毛将木棍放到雪毛的口鼻下。

豹足打了个寒战，显然想起了自己的那段痛苦经历：“真希望当时我也能有一根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雪毛喘着粗气说。她将木棍咬在牙间，腹部在颤抖。

随着黑莓丛的晃动，蓟掌从入口处钻进来，带回了苔藓，“她没事吧？”

“她很好。”羽须告诉他，“但还需要更多的苔藓，去营地外的溪边找找

吧，那里的水更干净。”

蓟掌点点头，随后掉头离开了。蓝毛怀疑他是不是不忍看着痛苦中的雪毛。

“谢谢。”雪毛低声对羽须说。

蓝毛意识到太阳正渐渐升起，将一道道光柱投射进育婴室。雪毛感到越来越累，频繁地长时间闭上眼睛。“不会太久了，对吗?”蓝毛低声问羽须。

“嗯，不会太久。”他刚刚给雪毛喂下满口叶片，让她咀嚼。蓝毛从形状上辨认出，这是豹足生产时用过的覆盆子叶。真希望它们这次能更加有效。

又一阵痉挛涌上来，雪毛呻吟起来。

“咬住!”蓝毛将木棍推向她的嘴巴。

“不!”雪毛哆嗦着把木棍推开。

“第一只就要出来了。”羽须蹲伏在雪毛身后说。

第一个白色的小毛团滑入窝内，雪毛颤抖起来。羽须低下头，将包裹住它的袋状物舔破，一只白色幼崽扑腾着四肢滚了出来。

雪毛扭过头，嗅着那一团湿漉漉的毛。“他真漂亮。”她气喘吁吁地说，并咬住他的后颈，将他拖到自己肚子旁边。

小家伙立刻开始吮吸，并用小脚掌拼命地按揉雪毛的肚子。






“他是个强壮的小东西。”羽须咕噜道。

蓝毛如释重负：“还有多少只？”

羽须挤了挤雪毛的腹部：“就这一只。”

豹足站了起来：“只有一只？”

“一只强壮的小公猫。”羽须告诉她，“你应该感到满足了。”

这时，小虎爬进巢穴。“结束啦？”他吱吱叫着，朝雪毛的窝里窥探，并望着那只白色公猫眨巴眼睛，“其他幼崽呢？”

“只有这一只。”豹足告诉他。

小虎昂起头。“全在这里了？”他说，“可他是白色的。要是我，永远也没法披着这样颜色的毛去狩猎。这样隔得很远就会被猎物发现的。”

豹足从窝里爬出来，将小虎推开。“他将像他母亲一样，成为一名优秀的猎手。”她告诉他。

“但肯定比不上我。”小虎说道。

蓟掌再次出现在入口处，嘴巴鼓得大大的，叼着蓝毛见过的最大一团浸水的苔藓。

“你会把育婴室淹了的。”蓝毛打趣道。

蓟掌的目光落在了儿子身上。他将苔藓抛在一旁，一跃穿过育婴室，“他真漂亮！”

蓝毛看着他那柔和的目光，看到所有的自负都被爱的洪流冲散了。

蓟掌舔着雪毛的两耳间。“你真棒。”他低声说，“我真为你自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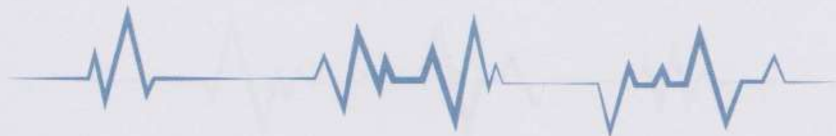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可以叫他小白吗？”雪毛呢喃着。

蓟掌点点头：“只要你愿意，叫什么都行。”

他探出身子，舔着小白。幼崽不快地喵喵直叫，接着便继续吮吸起来。蓟掌凝神注视着儿子，眼里溢满了温情。蓝毛有史以来第一次觉得有点儿喜欢姐姐的这位伴侣了。

蓟掌直起身。“我去给你拿些我能找到的最美味的猎物。”他对雪毛说。

羽须摇摇头。“这阵子她还不能吃东西。”他告诫道，“但苔藓会很有用。”他扯过一块来，放在雪毛能舔到的地方。雪毛刚好感到口渴，精疲力竭地半闭着眼舔了起来。




“她不会有事吧?”蓝毛小声问。

“她只需要好好休息。”羽须保证道,“不会有事的。”

蓝毛放下心来,坐起身,看着正在吮奶的小白,很惊讶他居然知道该怎么做。

欢迎你来到雷族,小家伙。愿星族照亮你前行的道路,直到永远。

第二天清晨,雪毛温柔的声音唤醒了蓝毛:“快看呀!他已经睁开眼睛了!”

“太棒啦!”小虎的脑袋从豹足的窝边探出来,“我可以带他出去探险吗?”

雪毛的表情就像小虎在建议带幼崽去狐狸洞玩一样。她摇着头,保护性地用尾巴裹住小白。

“那时我刚睁开眼睛,你就把我拖出去了。”蓝毛提醒她。

小白环顾着巢穴,尽管黄色的眼睛有些迷离,但多毛的耳朵已经竖了起来。他粗短的脚掌在垫窝的苔藓上摩挲,尾巴如同小树枝般支棱着。

雪毛叹了口气。“要是他想出去,就让他出去吧。”她轻轻地裹住尾巴,瞪着小虎,“但不能超出空地范围。”

“我会看着他们的。”蓝毛向她保证,“你只管休息。”

雪毛依然显得十分疲惫,除了舔蓟掌源源不断带来的苔藓外,她几乎什么都做不了。“谢谢你。”她轻声说。

小虎已经爬出窝,在雪毛的窝边站着。“来吧!”他呼唤小白,“有很多东西可看呢。”

小白缓缓转过身,将目光落在他同巢的小虎斑幼崽身上。

“我们会成为武士的。”小虎告诉他,“我们最好现在就行动。”

小白眨着眼,以便让自己看清楚。“好的。”他说着爬上窝的边沿,摇摇晃晃地来到小虎身旁。

“走这边。”小虎带他走向入口处。小白迈着蹒跚的步子跟上去。

“一刻也不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”雪毛冲跟着两只幼崽走出巢穴的蓝毛喊道。




“放心吧。”蓝毛扭头回应道。

一离开育婴室，小白就显得更加虚弱了。对他而言，面前的空地就像前往高石山路上的峡谷。蓝毛还清楚地记得，自己第一次走出育婴室时，觉得一切都那么大，尤其是武士们。

石皮一瘸一拐地经过他们旁边：“这是我们的新武士吗？”

蓝毛点点头。

石皮发出一阵咕噜声。“好吧，带他去看看武士巢穴，告诉他现在不要进去，但很快他就能住在那里了。”他打趣道。石皮是不是想起自己闯进他巢穴的那件事了？

蓝毛点点头，抽抽胡须：“我会的。”她还不希望小白很快就长大。就让他在平静中玩耍，除了苔藓球，不要去追逐任何凶险的东西。让这样的日子尽可能长久一些吧。

半个月后，小霜和小斑纹降生了。蓝毛去探望她们时，知更翅自豪地坐在窝里。这是她的第一窝孩子，出生时就像坚果仁从果壳里滑出来一样容易。

“自从我们的幼崽期过后，育婴室里还从来没有这么满满当当过。”雪毛说道。

“太满啦。”小虎抱怨着，“现在都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做游戏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外边玩呢？”豹足建议道，“你可以带小霜和小斑纹去参观一下营地。”

知更翅的孩子们兴奋地跳起来，憧憬着即将看到的家园。

“是啊，求你啦！”

“我来帮忙！”小白吱吱叫着，想抢在小虎之前跑到入口。

雪毛的儿子成长得很好，但还是比不上那个年长的同巢伙伴，无论是体形还是力量都稍逊一筹。小虎轻而易举地抢到他前边，带着三个小家伙走出育婴室。

知更翅叹了口气：“不会有事吧？我可不希望他们去招惹年长的猫。”

“需要我去看着他们吗？”蓝毛主动提议道。

“那就太好啦，谢谢。”知更翅说着在窝里躺了下来。




豹足站起身，伸展着四肢：“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要去猎物堆找些吃的来。”眼前的黑毛猫后终于再度恢复健康和强壮了。她从窝里走出来，跟在蓝毛身后钻出育婴室。

四只幼崽已经冲过空地。

“不要那么快嘛！”蓝毛喊道，“别忘了，这可是小霜和小斑纹第一次外出。”

“能和同巢猫们一起玩，幼崽们就会长得更快。”豹足向着消失在通往巫医巢穴香薇通道中的幼崽们说。

“我最好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。”蓝毛说。她可不希望他们闯进鹅羽的药草补给处。豹足去新鲜猎物堆挑选吃的，蓝毛急忙穿过空地，朝巫医巢穴跑去。

最近几个月的变化如此之大，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，曾经笼罩着族群的阴影仿佛已经升腾。松星的离开曾让所有族群感到震惊，但日星在紧接着召开的森林大会上表现得很坚决，拒绝接受任何因为一只猫的行为而对整个雷族发起的指责。日星清楚地表明，松星的离开标志着一个全新的、更强大的雷族的诞生。从现在起，宠物猫们将和他们的两脚兽一样被回避。正如松星所料，武士守则得到了扩充：抵制宠物猫的生活方式，尊享作为族群猫的自由与荣耀。

现在的雷族将要迎来食物充沛的落叶季，育婴室里活跃着健康的幼崽，武士们也对新族长的能力充满信心。

顿时一种满足感涌上心头，蓝毛觉得很温暖。她走在香薇通道中，想看看孩子们都跑到哪里去了。

“滚开，你们这些害虫！”

空地上回荡起一声凶狠的咆哮，惊得蓝毛浑身的毛都竖立起来。她疾跑上前，冲出香薇丛。幼崽们正蹲在平坦的草地上瑟瑟发抖，鹅羽站在他的巢穴入口处，不住地嘶鸣和唾骂，俨然面对的是一群影族武士。

蓝毛冲到他和幼崽们之间。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她脱口而出。

鹅羽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蓝毛，他瞪着狂野的双眼，身上的毛根根竖立，朝小虎抽动着他那缠结的尾巴。“把那个家伙带出我的巢穴！”他吼道。

“我没有进入你的巢穴！”小虎争辩道。让蓝毛欣慰的是，他似乎并没有

被鹅羽怪诞的行为吓坏，只是觉得愤慨。

“把他带出我的空地!”鹅羽重复着。

蓝毛皱皱鼻头，巫医的气味很难闻，纠结的皮毛仿佛一个月都没清理过。现在他竟然在咒骂一群幼崽！难道他彻底疯了吗?

蓝毛用尾巴将幼崽们扫回香薇通道，但目光始终没有从鹅羽身上挪开。“走吧，小家伙们。”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是轻快的。

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羽须急匆匆地赶到空地上，将浸满老鼠胆汁的苔藓放下。

“是鹅羽。”蓝毛咬着牙说，“他吓唬幼崽。”

羽须朝老师靠近一步，用自己光滑的皮毛贴紧他那邋遢的毛发。“对不起，”他向蓝毛道歉，“这段时间，他一直在做噩梦。一定是他做噩梦时，被他们给吵醒了。”

“噩梦？”鹅羽立刻吼起来，“只有当我睁开眼睛时，我才会看到噩梦！”他朝小虎露出黄色的牙齿。

“我会安抚好他的。”羽须说，“你带孩子们回育婴室去吧。”

蓝毛转过身，赶着幼崽们离开。小家伙们跑出香薇通道，但都站在阴凉处，疑惑地回头张望。

“我们做错什么啦？”小霜被吓得毛都竖了起来。

“没什么。”蓝毛安慰道，“鹅羽只是老了，有时候会产生幻想。”

“我可从来都不会幻想！”那只老猫在他们身后啐道。

蓝毛回过头，看到鹅羽朝小虎露出了鹰钩般的利爪。

巫医的嘴角挂着口水，耳朵紧贴在头顶上：“别让那个家伙靠近我！”



第八章 意外落水

阳光很美，苍翠的森林被染成了橙色。新落的树叶堆积在森林地面上，在蓝毛脚下嘎吱作响，同时释放出新鲜猎物般的淡淡香气。鸟儿们在枝头叽叽喳喳，松鼠们则忙于为自己的秃叶季储存食物。

蓝毛对猎物并不感兴趣。新鲜猎物堆已经满了，边界也很安全。在经历过育婴室里的喧嚣后，她只希望享受森林的平和。离开闹腾的黑莓巢穴时，她注意到了雪毛的叹息。尽管雪毛非常爱小白，但她现在毕竟不再是武士。蓝毛能够明白她看着巡逻队来来去去时的心情。雪毛就像孩提时代那样，充满期望地盯着金雀花通道。

“蓟掌为什么要去狩猎和巡逻啊？”她前一天这样问蓝毛，“小白也是他的孩子啊。”

“因为他不能给小白喂奶。”蓝毛提醒道，并轻柔地推了推姐姐，“小白很快就能吃老鼠了，到那时你就能暂时把他交给知更翅或豹足来看管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狩猎巡逻队了。”

雪毛叹起气来：“是啊，可到那时，我又见不到小毛球了。”

蓝毛憋住忽然闪现出的一丝挫败感。你就是想要孩子！

“干得漂亮，金爪！”画眉毛的声音从一块高地上传来，蓝毛的思绪重新回到森林中。

头顶的一根枝条正在摇晃。

“看哪，蓝毛！”金爪在树叶间往下张望，“我要爬到树顶上去！”

“小心点儿。”蓝毛警告道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金爪的冒险精神似乎越来越强，在勇气和力量上，她几乎已经赶上她的兄弟了。

“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你要做的事情上！”画眉毛在树干底端喊道。

“斑尾在哪儿？”蓝毛很好奇，指导金爪的为什么不是她的老师。

画眉毛依然盯着那个在树叶间攀爬的浅姜黄色身影：“她去找羽须了，

让巫医帮她看看一粒卡在她眼睛里的种子。”

“我要去找日星，看看能不能让画眉毛永远当我的老师！”树上传来金爪的喊声，“斑尾绝对不会让我爬这么高！”

画眉毛歉疚地看了蓝毛一眼，说：“唉，你看金爪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，我还以为这不是她第一次……”

蓝毛咕噜着：“别担心，我不会告诉斑尾的！”

画眉毛用尾巴轻轻拂过她的侧腰：“谢谢！我保证会让金爪毫发无伤地回到营地！”

蓝毛离开金爪爬的那棵树后，踱过一片林中草地，钻过一处香薇屏障。这里的灌木很丰茂，森林中的这个区域能够抵御夜晚的寒冷，挡住清凉的微风。她有些口渴，河流就在不远处，她能听到附近河流的汩（gǔ）汩声。自从绿叶季到来后，水势就上涨了，河水泼溅在石头上，拍打着河岸，那无休止的声音和森林柔和的沙沙声十分和谐。蓝毛透过灌木向外张望，观察落满树叶的河岸。

一个深红棕色的身影在浅滩上移动。

是狐狸吗？

她小心地嗅嗅空气。接着，她呆住了，那是河族猫的气味。她惊讶地看到，橡心正走在河流雷族一侧的岸边，离蓝毛仅有三尾之遥。他像狗一样摇晃着脑袋，然后在一块高出水面、光滑而倾斜的石头上伸了个懒腰。太阳照射在他紧贴身躯的光滑皮毛上，显现出肌肉发达的体格。

他准备睡觉了！在雷族领地上睡觉！

蓝毛绷紧身体，打算冲上去直面入侵者，但紧接着她停了下来。橡心看上去是那么平和，她一时愣住了，发现自己正注视着他起伏的体侧。

我在做什么？

蓝毛钻过灌木，滑动着脚步在橡心身后停住，一些小石头被她踢得落到水里，“赶快离开这里！”

橡心抬起头，回头张望着：“蓝毛？”

他至少应该觉得理亏！蓝毛在雷族领地上抓到了他。

“虽然你们占有太阳石，”她嘶吼道，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随意踏

上任何一块领地。”她怒火中烧。

“对不起。”橡心站起来，“我无法抗拒阳光如此明媚的地方。”

“你无法抗拒?”蓝毛气得喘不上气来，“你这个自大的毛球!”她想都没想就朝他扑去，挥舞着爪子抓向他的脸。

橡心一闪身就躲开了。

蓝毛落到地面上，将脚掌插进碎石中才没有跌倒。他在抽动胡须吗？我会教训他的！蓝毛转过身，猛咬他的后腿。

“哎哟！”橡心跳向一旁，冲她摇晃着硕大的脑袋。就在蓝毛向后退去，预备发起另一次冲击时，橡心抓住了她的肩膀。

蓝毛一阵挣扎，后腿在石头上打滑，瞬间失去了平衡，然后狼狈地掉进了河里。河水将她的毛发浸湿，恐惧顿时袭遍全身。

我溺水了！



“救命啊！”

可橡心仍然待在岸边，眼里露出了笑意。“试着站起来吧。”他冷静地对蓝毛提出建议。

蓝毛向下伸出腿，以为会被没入水中，可恰恰相反，她的脚踩到了河堤的圆石。她站起来，惊讶地发现河水仅仅淹到自己腹部的毛而已。她感到非常尴尬，十分燥热。走上岸后，她抖动着身体，故意把水珠溅到橡心身上。

“我怎么可能知道水只有这么浅呢？”她厉声说道，“雷族猫抓猎物时，从来不需要把身子弄湿。”

橡心耸耸肩。“很抱歉害你弄得有点儿湿。”他的目光掠过她的皮毛，“我只是在自卫罢了。”

他没有诚意的道歉让蓝毛更加气愤：“你还不闭上嘴，离开我们的领地？”

橡心把脑袋偏向一边：“一段如此有希望的友谊才刚刚开始，我就离开，似乎太遗憾了吧。”

友谊！河族猫比刚生下来的幼崽更无礼！

“你最好现在就离开，否则我会给你留下一道永生难忘的伤疤。”蓝毛咆哮道。

橡心微微低头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踏上浅滩，灵巧地游过河去。蓝毛看着他爬上另一侧的河岸，水顺着他厚厚的毛发滴落下来。橡心走进树林之前，两眼放光地回头望了望她。

“我不会忘记你的，不管有没有伤疤。”他呼喊道。

蓝毛没有对他做出回应。鼠脑子！

她拖着湿漉漉的身子，生气地登上岸，朝树林走去。直到爬上溪谷顶，她还是气得浑身刺痛。橡心出现在雷族领地上，竟还敢如此厚颜无耻？难道他觉得星族把整座森林都赐给他了吗？

蓝毛陷入了沉思。玫瑰尾从崖坡跳上谷顶的时候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“你身上湿啦！”玫瑰尾看看天空，困惑地说，“没有下雨啊，对吧？”

蓝毛望着自己的脚下：“是因为……呃……我滑倒了，掉进了……岸，岸太……”她怎么能说是一名河族武士把她抛到河里去的呢？

玫瑰尾抽抽胡须：“你没注意到自己脚下的路吗？”




“太滑了！”

玫瑰尾好奇地眨巴着眼睛：“你看起来有些奇怪。”

蓝毛挪动着脚掌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看起来神情恍惚，就像雪毛谈论起蓟掌时的样子。”

“别傻了！”

“快说，到底是谁？”玫瑰尾抽动着耳朵。

“没有谁！”

“画眉毛？”玫瑰尾逼问道。

什么？蓝毛的毛发竖了起来。她怎么可能为了画眉毛而精神恍惚呢？

“当然不是！”她厉声回答。

玫瑰尾把脑袋一偏。“真遗憾。”她说，“他用了那么多时间在为你发呆。”

“为我？”蓝毛一怔。画眉毛只是她的同巢伙伴，她才不会做出雪毛那样的事——困在育婴室里，旁边还有一堆喵喵叫的孩子在身上爬来爬去。

她要成为雷族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武士，比蓟掌还要优秀。优秀得总有一天能成为族长。

玫瑰尾眼珠一转：“你难道没有注意到，他会凝视你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蓝毛的声音如此严厉，吓得玫瑰尾退了一步。

“好吧。”粉橙色尾巴的武士转移了话题，“我去找一些新鲜苔藓给雪毛和小白。”

听到她提起自己的亲属，蓝毛放松下来，湿漉漉的毛发渐渐平顺，“小白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一早上都在追着雪毛的尾巴玩。雪毛都准备打他的耳朵了，却又不忍心。他玩得太开心了。”

“我能想象得到。”蓝毛眼前闪现出小白那双圆圆的黄眼睛和天真无邪的目光，以及他和母亲蓬松的尾巴大战时的样子。

“我只希望小虎不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。”玫瑰尾忧虑地说，“我离开时，他在试图说服小白，趁小霜睡觉时，把荆棘扔到她身上。”

“豹足制止他们了吗？”




“你也了解豹足的。”玫瑰尾叹息道，“在她眼里，小虎永远不会犯错。”

“我得去育婴室看看。”蓝毛说。

“雪毛会很感激的。”玫瑰尾说，“我想她染上巢穴烦躁症了，都快把自己的窝给撕碎了，她需要呼吸新鲜空气。”

玫瑰尾走进树林。蓝毛注意到草地上残留着一绺（liǔ）狗毛，上面残存的气味已经很少——一定是风吹来的，而不是一只路过的狗留下的——但它足以让小白忙活一阵子。她用爪子拨下狗毛，准备带回育婴室。

蓝毛钻进黑莓丛巢穴，看到了燥热而疲倦的雪毛。小霜和小斑纹在知更翅身上翻滚，她们的尾巴每次都会刷过雪毛的脸。小白正趴在雪毛的侧腹上熟睡，让她无法动弹。小虎则在纠缠自己的母亲。

“我为什么不能出去呀？”小虎问道。

“你才刚进来。”豹足说。

“可今天是晴天呢。”

“你得再睡一会儿。”

“我不累。”

“但稍后就会累的。”

“那我到时候再睡。”

“如果你现在不小睡一会儿，整个下午你都会变得爱生气。”

“不，我不会。”

“会，你一定会的。”

这时，雪毛冲蓝毛转转眼珠。

“这里。”蓝毛把狗毛放在姐姐窝内的角落里。玫瑰尾是对的，黑莓叶已经被雪毛撕成了碎条。“等小白醒来，他可以玩这个。”

雪毛呻吟一声，想要调整一下姿势，又怕打扰到孩子。

“那是什么呀？”小虎已经朝狗毛扑了过来。

“这是给小白——”

不等蓝毛说完话，小虎便将狗毛钩了过去，开始在育婴室里绕着圈跑。“看啊！”他尖叫着，“我是蓟掌，攻击了那只邋遢的狗！”

“小点儿声。”雪毛恳求道。

小虎停下来，用爪子把狗毛压在地上。“我讨厌育婴室。”他抱怨着，“这里尽是幼崽，从来都不让我多玩一会儿。我应该和狮爪一起住在学徒巢穴里。我敢打赌，他就不必睡下午觉。”

蓝毛咕噜着：“或许是你不想睡，但他肯定希望能睡一会儿。”

小白迷迷糊糊地抬起头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把他吵醒了！”雪毛叹了口气。

“太好啦。”小虎说，“现在他也能玩了。”

小白四处望了望：“玩什么呀？”

“我的新游戏，杀狗游戏。”小虎告诉他，随后把那绺狗毛扔到小白的头上。小白伸出脚掌想抓住它，结果后爪抓在了雪毛身上，让她一阵咕噜。

“我们出去走走吧。”蓝毛提议道。

雪毛眨了眨眼。

“小白和小虎玩得很开心。”蓝毛解释道，“我相信他能让你清闲一阵子



的。”她看看雪白的小家伙和小虎在窝里滚来滚去，“如果雪毛和我一起出去走走，你会乖乖的，对吗？”

小白看也没看她：“当然。”

“我们会看好他的。”知更翅说道。

雪毛眼睛一亮：“好吧，我想我可以出去待一会儿了。”

“这对你有好处。”蓝毛保证道。

“你确信他会没事吗？”雪毛还是有些不安。

“他会好好的。”知更翅对她说，“现在就出去吧。整天听你唉声叹气，我都烦了。”

“我没有唉声叹气啊！”雪毛反驳道。

豹足挥了挥尾巴：“你一早上就像只獾一样不停地叹气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！”雪毛不情愿地爬出了窝。

“不把脚掌走疼，就不要回来哦！”知更翅冲着跟随蓝毛钻出育婴室的雪毛喊道。

“快点儿！”

雪毛加紧几步，跟着蓝毛朝入口走去：“可要是他饿了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他不会饿的。”

“那他万一想要找我了怎么办？”

“整个族群都在照看他。”蓝毛推着姐姐钻进金雀花通道，“我想他会没事的。”她不耐烦地催促着雪毛爬上溪谷。雪毛在谷顶停下脚步，充满期望地朝下边的营地张望，蓝毛不由得摇起头来。

“看哪。”蓝毛大声说，“今天天气真好，小白也会很好的，我们又不是要去高石山。太阳还走不了一只老鼠那么长，你就又能见到他了。”

伟大的星族啊，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变成这样的话，那我真高兴我没有孩子！

副族长的职责使命

副族长是族群内仅次于族长的领导者，他们**由族长选出**，职责是辅佐族长管理族群。所以，有资格被选作副族长的**武士**必须**收过学徒**，而且强壮、勇敢，有能力在情况必要时接过领导族群的重任。

副族长要负责在族长不在时召开族群会议，在族长生病时去森林大会代表族群发言，并安排每日的巡逻队，监督学徒们的训练进度。根据武士守则的规定，如果一名副族长死亡或退休，族长必须在午夜之前任命新的副族长。

当发生以下情况时，副族长将结束他或她的任职生涯：

- 族长死亡，副族长晋升族长；
- 副族长退休成为长老；
- 副族长违背武士守则，遭到革职或驱逐；
- 副族长死亡或在战斗中丧生。



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2

下集预告

影族猫竟敢在雷族领地偷猎！雪毛紧追不舍，不料却被雷鬼路突然驶来的怪物撞倒身亡。姐姐的离世让蓝毛深陷悲伤和自责之中。鹅羽邀请蓝毛一起外出采集药草，预言再次被提及。他还透露，族群需要一只年轻且接受新观念的猫来担任副族长……







风靡 30 多个国家，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动物奇幻小说——《猫武士》来啦！
没看过它，千万别说你认识猫！

邮发代号：80-403



绿色印刷产品



中少总社旗舰店



ISBN 978-7-5148-8679-5
9 787514 886795
定价：15.00 元